古微堂集

古微堂外集卷三

邵陽魏源著

皇朝經世文編敍 代賀方伯

事必本夫心。璽一也。文見於朱者千萬如一。有璽猶篆而璽鳥跡者乎。然無星之秤。不可以程物。故輕重生權衡。非權衡生輕重。善言心者必有驗于事矣。法必本於人。轉五寸之轂。引重致千里。莫御之跬步不前。然恃目巧。師意匠。般爾不能閉造而出合。善言人者必有資於法矣。今必本夫古。軒撓上之甲子。千歲可坐致焉。然昨歲之歷。今歲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適宜。時愈近。勢愈切。聖人乘之。神明生焉。經緯起焉。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矣。物必本夫我。然兩物相摩而精者出焉。兩心相質而疑難形焉。兩疑相難而易簡出焉。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又曰。周爰咨度。周爰咨謀。古人不敢自恃其心也如是。古之善入夫人人之心。又善出其人

人之心以自恢其心也如是。切焉劘焉。委焉艤焉。善言我者必有乘於物矣。蟠焉際焉之謂神。效焉法焉之謂事。創之因之謂之后王君公。承之宣之謂之大夫師牧。役智效能分事疊疊遞之天下。謂之府史胥徒農工商賈卒伍。人積人之謂治。治相嬗成今古。有洿隆有敝更之謂器與道。君公卿士庶人推本今世前世道器之洿隆所由然以自治外治。知從違知參伍變化之謂學。學爲師長。學爲臣。學爲士庶者也。格其心身國家天下之物。知矣以正矣以脩矣以齊且治平者也。繩鉞其好惡。激發其喜樂。兵刑其怒哀。疊疊乎經曲。森森乎精微。則遵襲循守與創制同。諏詢謀議與施措同。膠葛紛紜。至纖至悉。與性命流行品物同。殺諸事則右史所述。賾諸言則左史所記。事者一成而不可易。言則得失粲矣。違從係矣。參伍具矣。先王以之備矇誦。知民務。集羣慮。研幾微。究中極。精極蛸蠖不爲臭。博周倫物不爲末。元黃相反不爲戾。規矩董檠不爲同。故鳩聚

本朝以來碩公龐儒俊士畸民之言。都若干篇。爲卷百有二十。爲綱八。爲目六十有三。言學之屬六。言治之屬五。言吏之屬八。言戶之屬十有二。言禮之屬

九。言兵之屬十有二。言刑之屬三。言工之屬九。則魁理于邵陽魏君默深。告成于道光六年柔兆閹茂之仲冬也。

明代食兵二政錄敘

以三代之盛而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是以論語監二代。荀卿法後王。而王者必敬前代二王之後。豈非以法制因革損益固前事之師哉。我　朝之勝國曰明代。凡中外官制律例賦額兵額。大都因明制而損益之。故其流極變遷得失切劘之故。莫近于明。明中葉以後之主德無足論。論其祖宗朝之制度異今日者。則莫如大兵大役之派民加賦。末年遂以是亡國。而方其盛時。則亦以此不致別籍國用。舉天下仕進一出于科目。無他途雜乎其間。無色目人分占其間。無論甲乙一第。未有終身不沾一祿者。內而部曹。外而守令。未有需次數年十數年始補一缺者。遇銓選乏人。則輒起廢田間。旋蹶錄用。士之得官也易。復官也易。則其視去官也不難。又士自成進士釋褐以後。則不復以犂律黠猾爲重。士得以講求有用之學。故中材之士。往往磨厲奮發。危言危行。無所瞻顧。凡

本兵吏部文武之任。往往有非常豪傑出乎其間。雖佚君亂政屢作。相與維持匡救而不遽亡。使非四方稅權太監擾其下。主兵太監掣其外。司禮太監神叢阿柄倒其上。則雖偶有大兵大役之加派。民不致亂也。雖有北韃南倭之侵軼。兵不致亡也。是明代之得。在于淸仕途培士氣。其失在于大權旁落。而加派練餉門戶黨援。則其變證也。不一歲不防河患。無一歲不籌河費。前代未之聞焉。江海惟防倭防盜。不防西洋。夷煙蔓宇內。貨幣漏海外。病漕病鹺病吏病民之患。前代未之聞焉。內外既無兩漏卮。仕途又無兩濫竽。無漏卮則國儲財。無濫竽則士儲才。故雖以宗祿土木神僊之耗蠹。中璫廷杖之摧折。而司農柄兵諸臣。得以隨弊隨治。病患迭出。人材亦迭出。不至有仰屋呼庚之歎。不至有拊髀乏材之嘆。烏乎。治有餘之證。易於治不足之證。明中葉以前之證。其尚有餘乎。有下而無上。厥象水。有上而無下。厥象火。明中葉以後之證。其猶水歟。 皇淸立國之初。閔民生之困。監勝國之失。首申閹宦重賦之禁。乾隆嘉慶以來。黃河大工。一切發帑。永免力役之征。而且 賜復蠲租之 詔。史不絕書。其重

民食也如是。北鞮南倭。熠燧不豁。土司改流。萬里不警。其靖邊患也如是。民生其間。耳不聞苛政。目不見鋒鏑。而又　乾綱親攬。日見群臣。日日咨萬幾。優禮言官。從不知有廷杖詔獄爲何事。其政本肅清。豈獨高出明代萬萬。然而東南之漕運。困於輸將。中外之仕途。困於留滯。沿邊之軍餉。詘于度支者。何哉。黃河無事。歲修數百萬。有事塞決千百萬。無一歲不虞河患。無一歲不籌河費。此前代所無也。夷煙蔓宇內。貨幣漏海外。漕鹺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無也。士之窮而在下者。自科舉則以聲音詁訓相高。達而在上者。翰林則以書藝工敏。部曹則以胥史案例爲才。舉天下人才盡出于無用之一途。此前代所無也。其他宗祿之繁。養兵之費。亦與前世相出入。是以節用愛民。同符三代。而天下事患常出于所備之外。立乎今日以指往昔。異同黑白。病藥相發。亦一代得失之林哉。少游京師。好咨掌故。嘗以道光五載爲江蘇賀方伯輯　皇朝經世文編。繼又念今昔病藥之相沿。常以對治而益著。爰復仿宋臣鑑唐漢臣過秦之誼。故集有明三百年文章論議言食政之類十有三。曰理財。曰養民。

曰賦役。曰稅課。曰屯政。曰倉儲。曰荒政。曰鹽法。曰宗祿。曰水利。曰運河。曰河防。兵政之類二十有四。曰兵制。曰京營。曰親軍召募。曰戰車。曰屯餉。曰茶馬。曰防守九邊形勢。曰薊鎮宣大邊防。曰遼東邊防。曰西番。曰西南土司。曰朝鮮倭。曰款貢。曰盜賊。凡爲卷七十有八。勞臣盡士蒿憂瑰畫。粲矣。具矣。若夫議禮之衆訟。刑獄之匡救。於今無涉。概不旁錄。其遼東邊防事關敵忌。可酌改而不必諱言。則有 欽定明史舊例在。有 純皇帝褒熊廷弼及贈謚殉節諸臣之 詔書在。

聖武記敘

荆楚以南。有積感之民焉。距生於乾隆征楚苗之前一歲。中更嘉慶征教匪征海寇之歲。迄十八載。畿輔靖賊之歲。始貢京師。又迄道光征回疆之歲。始筮仕京師。京師掌故海也。得借觀史館秘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說。於是我生以後數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訖 國初數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因以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風俗進退消息之本末。晚僑江淮。海

讋颭怨。箪問沓至。愾然觸其中之所積。乃盡發其櫝藏。排比經緯。馳騁往復。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論議若干篇。爲十有四卷。統四十餘萬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甯之月。乃敬敘其端曰。天地以五行戰陰陽。聖人飭五官。則戰勝于廟堂。戰勝廟堂者如之何。曰。 聖清尚矣。請言 聖清以前之世。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于海外。國非羸。令不行于境內之謂羸。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境。官無不材。則國楨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楨富柄強。則以之詰姦姦不處。以之治財財不蠹。以之蒐器器不窳。以之練士士無虛伍。如是何患於四夷。何憂乎禦侮。斯之謂折衝于尊俎。嘗觀周漢唐宋金元明之中葉矣。瞻其闕夫豈無懸令。詢其廷夫豈無充位。人見其令雷行於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階闥也。人見其材雲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伏于淵莽也。無一政能中。軍法則伏民玩。無一材堪。充。軍。吏。則。敖。民。狂。無。一。事。非。耗。軍。實。則。四。民。皆。荒。伏。民。玩。則。賁。箠。不。能。令。一。羊。敖。民。狂。則。鼖。雷。不。能。破。一。牖。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揖。於。堂。明。日。勝。于。隍。後。日。

胠于藏以節制。輕桓文以富强。歸管商以火烈。金肅議成湯。奚必更問其勝負於疆埸矣。記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昔帝王處蒙業久安之世。當渙汗大號之日。必皴然以軍令飭天下之人心。皇然以軍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進則軍政修。人心肅則國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來王。是之謂戰勝于廟堂。是以後聖師前聖。後王師前王。師前聖前王。莫近于我 烈祖 神宗矣。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用敢拜手稽首作聖武記。

海國圖志敘

海國圖志六十卷。何所據。一據前兩廣總督林尚書所譯西夷之四洲志。再據歷代史志及明以來島志及近日夷圖夷語。鉤稽貫串。創榛闢莽。前驅先路。大都東南洋西南洋增於原書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於原書者十之六。又圖以經之。表以緯之。博參羣議以發揮之。何以異於昔人海圖之書。

曰。彼皆以中土人謂西洋。此則以西洋人謂西洋也。是書何以作。曰。爲以夷攻夷而作。爲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故同一禦敵。而知其形與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敵。而知其情與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馭外夷者。諏以敵形。形同几席。諏以敵情。情同寢饋。然則執此書即可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機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無形之兵也。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積患。人心之積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煙販煙之莠民。故君子讀雲漢車攻。先于常武江漢。而知二雅詩人之所發憤。玩卦爻內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憂患。憤與憂。天道所以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違寐而之覺也。人才所以革虛而之實也。昔準噶爾跳踉於康熙雍正之兩朝。而電埽於乾隆之中葉。夷煙流毒。罪萬準夷。吾 皇仁勤。上符 列祖。天時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無期。何患奮武之無會。此凡有血氣者所宜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講畫也。去僞。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則人心

之瘵患祛其一。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艾三年而蓄之。網臨淵而結之。毋馮河。毋畫餅。則人材之虛患祛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虛患去而風雷行。傳曰。孰荒於門。孰治於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敘海國圖志。

以守為攻。以守為款。用夷制夷。疇司厥楗。述籌海篇第一。

縱三千年。圜九萬里。經之緯之。左圖右史。述各國沿革圖第二。

夷教夷煙。毋能入界。嗟我屬藩。尚堪敵愾。志東南洋海岸各國第三。

呂宋爪哇。嶼埒日本。或噬或駾。前車不遠。志東南洋各島第四。

教閱三更。地割五竺。鵲巢鳩居。為震旦毒。述西南洋五印度第五。

維晳與黔。地遼疆閡。役使前驅。疇諏海客。述小西洋利未亞第六。

大秦海西。諸戎所巢。維利維威。實懷泮鴞。述大西洋歐羅巴各國第七。

尾東首西。北盡冰溟。近交遠攻。陸戰之鄰。述北洋俄羅斯國第八。

勁悍英寇。恪拱中原。遠交近攻。水戰之援。述外大洋彌利堅第九。

人各本天。教綱於聖。離合紛紜。有條不紊。述西洋各國教門表第十。

萬里一朔，莫如中華。不聯之聯，大食歐巴。述中國西洋紀年表第十一。

中曆資西。西曆異中。民時所授。我握其宗。述中國西曆異同表第十二。

兵先地利。豈間遐荒。漿米畫沙。戰勝廟堂。述國地總論第十三。

雖有地利，不如人和。奇正正奇。力少謀多。述籌夷章條第十四。

知己知彼。可款可戰。匪證奚方。孰醫瞑眩。述夷情備采第十五。

水國恃舟。猶陸恃堞，長技不師。風濤誰讋。述戰艦條議第十六。

五行相克，金火斯烈。雷奮地中。攻守一轍。述火器火攻條議第十七。

軌文匪同。貨幣斯同。神奇利用。盍殫明聰。述器藝貨幣第十八。

原刻僅五十卷。嗣增補爲六十卷。道光二十七載增爲百卷。重刻于揚州。

仍其原敘。不復追改。

擬進呈元史新編序

臣源言。伏聞天不變道亦不變。國可滅史不可亡。粤稽典謨三五之年。春秋所紀二百餘歲之事，自周漢至明二十三史之編。事匪一端。迹多殊軌。元有天下。

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過於漢唐。自塞外三帝。中原七帝。皆英武踔立。無一童昏暴繆之主。而又內無宮闈奄宦之蠱。外無苛政強臣夷狄之擾。又有四怯薛之子孫。世爲良相輔政。與國同休。其祿淸寬厚。亦過於漢唐。而末造一朝。偶爾失馭。曾未至幽厲桓靈之甚。遂至魚爛河潰不可救者。何哉。禮運言三代之治天下也。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公則胡越一家。不公則肝膽楚越。古聖人以袞冕當天之喜。斧鉞當天之怒。命討威福。一奉天道出之而不敢私焉。明人承元之後。每論元代之弊。皆由內北國而疎中國。內北人而外漢人南人。事爲之制。曲爲之坊。以言用人。則臺省要官皆北人據之。漢人南人。百無一二。其破格知遇者。官至集賢翰林院大學士而止。從無入相秉樞之事。乃稽之元史紀傳。殊不盡然。太祖龍興。即以耶律楚材爲丞相。太宗則劉秉忠主機要。而漢相數人副之。憲宗世祖。則史天澤廉希憲姚樞許衡竇默諸理學名儒。皆預機密。朝夕左右。即姚口後雖以事誅。而史言有元一代紀綱。多其所立。則亦非以漢人爲不可用。而末年至正中賀太平。尙以漢相負中外望。惟是中

葉以後。臺省官長。多其國人。及其判署不諳文義。弄弊伏獵。不得已始取漢人南人以爲之佐。至於末造。中書政以賄成。臺憲官皆議價。以得出而分巡。競漁獵以償債帥。不復知紀綱廉恥爲何物。至於進士科舉。能自國初。中葉屢舉屢輟。動爲色目人所掎摭。順帝末年。始一大舉行。而國將亡矣。兼之中原財賦。耗於僧寺佛寺者十之三。耗於藩封勳戚者十之二。是以膏澤之潤。罕及於南。滲漉之恩。悉歸於北。界鴻溝於大宅。自以爲得親邇疏遜之道。致韓山童僞檄有貧極江南富歸塞北之斥。天道循環。物極必反。不及百年。向之畸重於北者。終復盡歸於南。乘除勝負。理勢固然哉。且元恃其取天下之易。既定江南。并大理。遂欲包有六合。日本瓜哇。皆覆海師於數萬里之外。又不思中原形勢。外置嶺北嶺西阿母河諸行省。動輒疆域數千里。馬行八九十日方至。內置江浙湖廣各行省。擧唐宋分道分路之制。謊蕩覆之。旁道廣闊。務爲侈闊。鞭長駕遠。控馭不及。於是海都乃顏諸王叛於北。安南緬甸八百諸蠻叛於南。窮年遠討。虛徼中國。如外彊中乾之人。軀幹龐然。一朝痿木。於是河潰於北。漕梗於南。兵起於

東。大盜則一招再招。官至極品。空名宣勅。逢人即授。屯膏吝賞於未熾之初。而曲奉驕子於燎原之後。人心愈渙。天命靡常。二三豪傑魁壘忠義之士。亦冥冥中輒自相蚌鷸。潛被顛倒。而莫爲之所。若天意若人事焉。烏乎。孰使然哉。人知元史成於明初諸臣潦草之手。不知其戰績掌故之荒陋疏舛。諱莫如深者。皆元人自取之。兵籍之多寡。非勳戚典樞密之臣一二預知外。無一人能知其數者。拖布赤顏一書。譯言聖武開天記。紀開國武功。自當宣付史館。乃中葉修太祖實錄。請之而不肯出。天歷修經世大典。再請之而不肯出。故元史國初三朝本紀。顛倒重複。僅據傳聞。國初平定部落數萬里。如墮雲霧。而經世大典。於西北藩封之疆域錄籍兵馬。皆僅虛列篇名。以金匱石室進呈乙覽之書。而視同陰謀深閉固拒若是。又何怪文獻無徵之後人哉。是以疆域雖廣。與無疆同。武功雖雄。與無武同。加以明人舊史。不諳翻譯。遂至一人重出數傳。而元勳反無姓名。順帝末年事。全鈔吏牘。如塗塗附。爲從來未有之穢史。近人如邵遠平之元史類編。徒襲鄭樵通志之重儓。分天王宰輔侍從庶官忠節文翰雜行等類。

甚以廓擴之忠勳。列入雜行。又有紀傳。無表志。因摭志入傳。又多采制册入紀。多采書序入儒林。又多采元典章吏牘之書以充卷帙。皆不登大雅。甚至本紀道以世祖爲始。而太祖太宗定宗憲宗三朝。平漠北。平西域。平金平蜀之功。不載一字。更舊史之不如。至近臣錢大昕重修之本。亦僅成氏族志經籍志。餘並無藁。臣源於修海國圖志之餘。得英夷所述五印度俄羅斯元裔之始末。根觸舊史。復殫日力於斯。旁搜四庫中元代文集數百種。及元秘史。芟其蕪。整其亂。補其漏。正其誣。闢其幽。文其野。討論參酌。數年於斯。始有脫藁。烏乎。前事者後事之師。元起塞外。有中原。遠非遼金之比。其始終得失固百代之殷鑑也哉。

元史大理傳敘

顧祖禹方輿紀要。謂歷代行軍地利皆有格式。惟蒙古之兵。任臆出奇。出沒不測。爲從古所未有。蓋指大理之役言也。元憲宗兵頓合州之釣魚山。一載不下。乃思遶出西蜀上游。遂令皇弟忽必烈遶烏斯藏。穿蠻叢數千里而至大理。士馬死者十餘萬。然皇弟兩次皆由大理反。以未能遂夾攻之效。雖留烏良合台

在後邊至湖南。而已屬強弩之末。此其即位後。即遣國信使郝經渡江徃聘者。亦誠見其難也。迺賈似道幽信使于儀徵，經年不報，于是世祖怒，用劉整之謀。舍蜀而攻襄陽。扼其咽喉。呂文煥固守力戰三載。賈似道不遣一旅之援。文煥力竭始降。使似道親赴襄陽。內外援應。不知世祖又將何以制之。吾以為憲宗之攻蜀。東川西川已皆為元有。區區一合州釣魚山不下。何阻於大事，局不斂內江外江之船。乘春水直出巫峽。攻鄂攻金陵。直走吳越。則不待師抵錢唐而杭州失矣。爲用合州之蚌鷸相持哉。襄陽之城不下。何不舍之而赴上游漢中，造船直下。過襄陽不攻，直出漢陽，順長江而下。則亦破竹之勢。勝襄陽之頓兵老師。其巧拙勞佚天淵矣。更有奇于是者。日本瓜哇之役。均為孟浪。自取顛沛。至元兵攻襄陽時。宋人金履祥嘗上書獻海道圖並策。請以重兵由四明出海。直抵天津。擣燕雲，則襄樊之圍自解。似道不報。及伯顏下臨安，收圖籍。得此圖及策。乃奏叙海運。招海盜張瑄朱瑄。封以二侯專主其事，由海運歷年益增益多。運漕至三百萬。是天津之至吳越。海道直捷。苟當其未破襄陽之前。閉執

使之信。即以其征日本瓜哇之力。移海艘數十艘由天津直抵江東。一由揚子江直取江陵。一由錢唐江直搗臨安。豈非天降之師事半而功百哉。此之謂奇師。觀大迎日本之役何如耶。故顧祖禹所謂元人用兵之奇。不知皆揣謀下策也。

關中形勢論

樹山全氏作諸葛武侯入蜀論。謂爲先主孔明計。當棄荊州而圖長安。乃使前將軍日夜結怨于吳。且宛城之內應已平。張遼之援兵已至。即無陸遜亦敗而歸也。況即使得荊襄。不若得長安之一郡一縣。其論高而識卓矣。雖然長安之一郡一縣。亦何足得哉。凡欲守關中者。必先守潼關。以信陵率五國之師攻秦。秦人固守崤函。五國之師逡巡而不敢入。自西漢移關之後。潼關之險更勝崤函。以崤函縱攻不入。尚有洛陽可爲退步。未若潼關在崤函關之內。潼關既守。則別出奇兵。由藍田出武關。西塞崤函。東扼虎牢。使敵坐困于二關之間。進不得進。退不得退。甕竇彈丸之地。無糧可徵。不出旬月。三軍飢困。不戰成禽而長

安洛陽先爲我有矣。乃始既不用魏延子午谷之計襲取長安。而欲出上游平取隴右。隴右縱可得。何足以制關中哉。其失一。再則屢出祁山。祁山固守。踏攻城之下策。屢以糧盡而返。不知過城勿攻。直取長安。因糧于敵。其失二。最後乃懲糧運之勞。而屯田渭上。與司馬懿相持。司馬懿雖不敢戰。而長于守。孔明縱不死。蚌鷸相持。何年破賊。用兵之道。地利爲先。從未有不守潼關而能有關中者。宇文泰與高歡相持于夏陽。而潛師先據潼關。襲破竇泰之衆。高歡遂東走。英雄成算。止爭機先。彼哥舒翰孫白谷之出關輒敗者。皆由朝廷中制。不知守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誼。勢非得已。情尚可原。安有位兼將相。進止自由。乃不據形勝。專恃節制持重爲不敗之計者哉。金子又作出端論。謂張浚富平之敗。由防兀朮直有渡江之舉。故先出西北空虛之地以撓之。兀朮千里赴援。富平雖敗。而江左遂以高枕而無憂。烏乎。以四十萬之兵投虎狼之喙。尚得執干戈衛社稷之名。老成謀國。固若是乎。誠能固守潼關。縱敵入崤函之後。而遣奇兵由藍田出武關。據崤函以斷其歸路。使金兵困守于靈寶之間者。上也。即不

然。敵已入險則。爲堅壁淸野之策于。四十萬衆中選節練之師十萬使。吳璘吳玠劉子羽各將一二萬人。守富平華州鳳翔。而自以三萬人固守長安。深溝高壘。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敵攻長安。則三城各出勁旅以撓其後。敵分攻三城。則長安出勁旅以撓其後。聲東擊西。聲西擊東。更番轉戰。使疲于奔命。餓于糧餉。而後合軍大戰以克之。順昌之捷。不可再見乎。奈何以剛愎無謀之將。御紀律不嚴之兵。一敗塗地。中原遂不可復。尙不可以服曲端之心。更何以對李綱之勸也。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爲用兵鄉導之要。戚繼光練兵紀實紀效新書。爲訓練之要。有節制而無地利者。武侯也。無地利而并無節制者。張魏公也。姑舉關中二事以爲千古兵家之鑒。

王翦苻堅論

從來用兵兵多者敗。而王翦滅楚獨出于用衆。從來客兵利速戰主兵利持重。而王翦之兵獨以持重不戰反客爲主。謝元淝水之勝。又以速戰反主爲客。考信陵救趙。選兵八萬。遂走蒙驁二十萬之師。項羽以楚兵三萬。遂破章邯二十

萬之衆。謝元淝水八萬。遂敗苻堅投鞭斷流之衆。而楚師于秦。屢戰屢敗。一則懷王敗于秦。殺其將唐昧。一則白起以三萬人自蜀攻楚。一戰而燒夷陵。再戰而舉鄢郢。同此秦楚。而李信以二十萬敗于楚。王翦必六十萬乃行。何今昔用衆用寡相胡越哉。魏子曰。此太史公叙述不詳。致後人疑其以六十萬之兵萃于一陣。從古無此兵法。計李信之兵二十萬。與項燕之兵數相當。而以主待客者主常勝。故李信敗于項燕。白起之役。能破其衆而不能取其國。究以兵數太少之故。王翦老將。以楚地五千里。建國千年。民風慓悍。非一路之師所能吞幷。故自將二十萬以當項燕。堅壁不戰。其相持當在壽春國都之地。其餘四十萬之師。必分四路。一由上游巴蜀東下取湘南長沙。一由襄陽取荆州。一由淮南取廣陵。一由海道取姑蘇。計半載間。江南江北諸城無不下。所有楚之郡邑府庫積貯。無不爲秦兵所有矣。項燕欲救則不敢分兵。欲戰則不能致敵。反主爲客。銳挫氣阻。而後王翦開壘傾壁。一大戰而敗之。項燕走。楚王禽。一舉而滅五千里之國。此兵家萬全之師也。苻堅之師。人以爲敗于衆。不知以萬乘之國。攻

萬乘之兵。非多不能制敵。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假使符堅用王猛故策。自督慕容垂姚萇等以二十萬衆阻淝水堅壁不戰。而符融符丕符登之徒。各將十萬。一由上游取蜀。一趨荆州以羈桓謙。使不得東下。而一軍由廣陵渡江直趨建業。其時重兵大將皆在外。建康空虛。即謝太傅之才。豈尚能圍棋賭墅以卻敵哉。建業下則謝元桓謙兩軍。聞風奪氣。不戰自潰。況以二十萬衆渡淝而攻八萬哉。項燕之才不下謝元而勝敗異者。以所當之敵。一有節制之王翦。一無節制之符堅也。至于淮陰之用衆。武穆之用少。李廣之用奇。雖有神明于法度之外者。然以李臨淮之才。尚不敢野戰而長于憑城。周亞夫以四十萬軍堅壁不戰。以梁委吳楚。必待奇兵擾其餉道。敵兵飢困而後一戰成功。千古兵機如出一轍。胸無成算而大勳克建者。未之前聞。

趙汝愚擁立寧宗論

宋孝宗之孝。一代所無。宋光宗惇之不孝。亦一代所無也。孝宗大漸。羣臣皆疏請侍疾。而光宗不視疾。孝宗崩。羣臣疏請執喪。而光宗不成服不執喪。當是時。

人心岌岌。丞相留正拜表而去。趙汝愚以宗室貴戚之卿。遂以皇太后之命及光宗念欲退閒之旨。擁立甯宗。國勢危而復安。可謂功在社稷。而錢詹事大昕深不然之。謂汝愚此舉。冒險徼幸。萬一宮中有奉帝出門者。何以禦。幸而不勝。爲泰王從衆。猶可言也。不幸而竟勝。爲公子商臣。不可言也。當此之時。惟有爲留正之去。不可爲汝愚之易君。夫泰王從衆之起兵討武三思也。兵從外入。其敗固宜。彼豈有中宗念欲退閒之旨。豈有皇太后之命乎。情事懸絶。比擬不倫。況以大功已成之後。而設爲萬一不然之詞。例諸篡弒。從古無此論史之法。至汝愚之失計則不在此。當其擁立也。皆由侂胄傳命往來之力。及事定成後。侂胄不過欲得一節鉞。此一賞功之常。而汝愚不欲居定策之名。故不受擁戴之賞。並約同朝皆不受賞。烏乎。汝愚樞密使也。受賞不受賞。無所加損。韓侂胄閤門使也。而欲其不受賞得乎。及侂胄用宵小之計。用內批罷彭龜年。而汝愚拒之不見。試思彼能罷龜年。獨不能罷汝愚乎。至是侂胄擅權。一時名賢。斥逐殆盡。立慶元黨禁之碑。用蘇師旦開邊釁幾致亡國。烏乎。有用人之權。有去小人

之力。而優柔不斷以致垂成而敗者。一見於張柬之五王之不去武三思。再見于汝愚之不去韓侂胄。皆忠有餘而智不足也。錢氏不責其黨附小人之不善。而反責其推戴之不宜。賢人君子。進退消長。自有定數。而國家受其弊。烏乎。可勝歎哉。

書遼太祖事

從古帝王未有能前知者。惟遼太祖阿保機一人。夐出千古。母夢日墮懷而生。及生室有神光。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嘗有神人翼衛。卽位五年。居西樓。宿氈帳中。晨起見黑龍長十餘丈。天矯空中。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卽騰空中天矯而逝。墜於黃龍府之西。已去千五百里。長僅七八尺。其體尙在金國內庫。元好問夷堅志曰。遼祖神冊五年五月。黑龍見曳刺山陽水上。遼祖馳往三日乃至。而龍尙不去。遼祖射之而斃。龍一角。尾長而尻短。身長五尺。舌長二寸有半。太祖既兼幷八部大人爲一部。又於漭城外自立漢城。南征北伐。無不賓服。控弦十餘萬。五年。詔曰。朕既承天命。下統羣生。每有征行。皆奉天意。是

以機謀在己。取舍如神。國令既行。人情大附。可謂大含溟海。內納春山矣。升降有期。去來在我。良辭勝會。自契天人。三年之後。歲在丙戌。時作初秋。必有歸處。然未終兩事。豈負親誠。日月非遙。戒嚴是速。聞詔者皆驚懼不知何意。是日大舉征吐谷渾黨項阻卜等部。大軍兩路。皇太子率兵攻其南。是爲南院軍。帝御營攻其北。是爲北院軍。八月。次古單于國。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鶻城。皆勒石紀功。庚子。遣騎攻阻卜。次古回紇城。勒石紀功。遣丞相等略地西南。丁巳。鑿金河水。汲烏山石。輦致黃河木葉山。以示山川朝海宗岳之意。四年。皇太子大元帥堯骨獻黨項俘。三月。饗軍於木葉山。十月。唐以滅梁來告。即遣使報聘。十二月。詔曰。所謂兩事者。一事已畢。惟渤海世仇未雪。豈宜安駐。乃舉兵親征渤海。以青牛白馬祭天地於烏山。天顯元年正月。拔扶餘城。誅其守將。遣萬騎爲先鋒。破渤海酋禋譔老相之兵。皇太子大元帥南府宰相及南院諸臣是夜共圍忽汗城。己巳。渤海酋禋譔請降。素服稾索牽羊率所部降。上優禮而歸之。詔立渤海郡縣。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以渤海平定遣使報唐。改渤海國爲東丹國。都忽

汗城。册皇長子東丹王突欲爲人皇王以主之。丁未。高麗濊貊鐵驪靺鞨來貢。三月甲子。祭天。丁卯。幸人皇王宫。癸未。宴東丹國僚佐。頒賜有差。是月。唐主李存勗被弑。唐魏王李嗣源嗣立。遣使來告國哀。上曰。聞吾兒自滅梁以後。驕伐泆樂。不恤政事。暱于倡優胥小。內作色荒。外作禽荒。以至於此。吾自聞此言。縱放鷹犬。停止畋獵。以自懲創。不然。幾何不與李家兒等。戊戌。次扶餘府。上不豫。是夕大星隕於帳前。辛巳正旦。城上見黃龍繚繞可長一里。光耀奪目。入於行宫。有紫黑氣蔽天。踰日乃散。是日上崩。年五十有五。皇后蕭氏權國政。以兩子問諸大臣擇立何人。於是東丹王率諸將相同請於太后曰。皇太子大元帥勛望在海內。當嗣大統。臣無功於國。不敢承嗣。於是太子德光嗣。是爲太宗。論曰。從古帝王未聞有能前知者。其智如神。千古獨遂太祖一人而已。亶聰明作元后。非天人其孰能與於斯。史言契丹歸後。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回圜方正。皆如編翦。雖去藁無一枝亂者。克用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不逮也。又晉合蕃漢生軍爲一營。生軍多不願。思逃。而環營有

銅索。索上繫鈴與犬。遇有逃者。雖深夜。鈴動犬鳴。故無一敢逸。此可爲後世行師節制之法。又遼起塞外。宜乎不識漢文。而首立孔子廟。太祖即親祭孔子。太宗及東丹王兄弟。皆工繪事。勒石能銘。登高能賦。師旅能誓。其材藝有足稱者。每科放進士榜百餘人。故國多文學之士。其史紀表志傳。皆詳明正大。雖在元代前。而遠出元代之上。其姓以耶律爲帝族。蕭爲后族。世世昏姻。非元代無氏族之比。惜乎東丹王從海入唐。賜姓名李贊皇。不令留國中嗣太宗而立也。又有所謂再生禮者。每遇母后生辰及各帝自己生辰。則前數日行再生禮。其法以木爲几。形如鞍。皇帝解衣冠履襪。散髮祖跣。如赤子。偃俯曲躬而入。左右以綳褓盛而舁之。曰。太子生矣。或曰。哥兒生矣。既而以盆浴身。名洗兒禮。乳媪亦開懷乳之。宮中皆賀太后得子。太后賜宮人湯餅金錢。每歲必行一次。此祖宗以養其子孫孩提之良知良能。用意深厚。爲六經諸史所未有。亦歷代所未聞。惟遼有之。謹附書於後以貽百世。

書金史完顏元宜傳後

海陵南伐時。元宜授浙西都統制置使。督諸軍爲前鋒。及軍臨廬州。聞雍王已立於東京。改元大定。海陵進退兩難。欲迫令諸將過江以絕反顧。而已自督親軍回北討賊。諸將以長江天險。初試舟采石江中。與宋將虞允文兵戰不利。且劉琦以大隊嚴守南岸。渡必成禽。又聞京師已立新主。軍士多欲亡歸。決計於元宜及猛安謀克等。遂議共行大事。然後退軍北還。矢及御帳。海陵中流矢死。大定二年。班師至京。入見世宗。授元宜平章政事。封冀國公。賜姓完顏氏。卒於家。祭賻甚厚。大定十一年。尚書有擬功合幹督補除授。上曰。昔諸軍共弑海陵。此人首謀。射及大帳。弑之人臣之罪。莫大於是。豈可浸加官職。姑聽其世襲謀克可也。大定十八年。扎里海上言。弑海陵者。賞以高爵。非所以勸事君。宜削奪以爲人臣之戒。夫海陵弑君弑母之賊。滔天之罪。亘古所無。故世宗之立。先下詔暴其罪狀。廢爲庶人。人不以爲篡。蓋海陵獨夫覆載所不容也。倘無完顏元宜之事。海陵竟回軍北向。與世宗交戰。其將不臨陣誅之乎。又將責世宗以賊故主之罪乎。春秋之義。稱某臣弑其君者。罪在臣。不書何人弑而書通國弑其

君者。罪在君。罪在君者人人得而誅之。宋人弒其君杵臼。莒弒其君庶其。齊人弒其君商人。吳弒其君僚。莒人弒其君密州。其中如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商人本弒君之賊。及商人爲下所弒。不復問臣下之罪。奈何誅海陵之人而尙責以弒君乎。宋藝祖曰。范質爲相無他短。只欠周世宗一死耳。試問宋祖受周世宗之恩。與質孰大乎。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其來久矣。爰舉春秋斧鉞大義。以正弒君弒母之罪在海陵而不在殺海陵者。

書宋名臣言行錄後

乾隆中修四庫書。紀文達公以侍讀學士總纂。文達故不喜宋儒。其總目多所發揮。然未有如宋名臣言行錄之甚者也。曰。茲錄於安石惠卿皆節取而劉安世氣節凜然。徒以嘗劾程子遂不登一字。以私滅公。是用深慨。是說也。於茲錄發之。于元城語錄發之。于盡言集發之。又於宋如珪名臣琬炎錄發之。于淸江三孔集發之。于唐仲友經世圖譜發之。昌言抨闕。汔再汔四。昭昭國門可懸南山不易矣。雖然。吾未知文達所見何本也。茲錄前集起宋初後集起元祐。而劉

公二十餘事在焉。羔羊之節。晉史之行。明夷之貞。凜然起懦夫炳亙禩。故南宋黃震日鈔。品隲茲錄諸人。亦則劉公與王嚴叟范祖禹同。次第脗符。是宋本今本五百年未之有改也。吾未知文達所見何本也。且朱子於劉公也。推其剛則視陳忠肅爲得中。矧伊川非私心。述折抑必非妄語。養氣剛大。殆致風雷。嚆然秋霜烈日相高焉。而謂其百計抑之終不能磨滅。然耶。否耶。尋其由來。文達殆徒睹董復亨繁露園集之瞽說。適慨其隱衷。而不假檢原書。遂居爲奇貨。夫董氏不學固無論。即其以蘇黨及禪學二事爲劉公所以不登之由。則錄中取二蘇言行不下二十餘事。而所臚宋初諸公雜禪學者又十而七。何耶。矧是書成時。朱子悔黃魯直之孝友篤行而遺之。則即四科不列曾氏。尚未足爲記者闕失。矧未見言色而言乎。夫忠定與文公皆百世師。原非後人所能一吞增獄一蠡損渤。而文達方以記醜言辯尸重名。余恐耳食者流。或眩其信仰前哲之心。而靡從之。則是益重文達過也。並文達謂南宋亡于諸儒。不得委之佞胥。東林起于楊時。遂至再屋明社。則固無識焉。宋二條見四庫書目提要元黨禁楊龜山集下

再書宋名臣言行錄後

太原閻百詩曰。近日文人議論之僻。未有甚於楊用修者也。用修最不喜朱子。以不喜朱故。遂并濂洛關涑諸儒擯勿道。以不喜朱故。遂并宋一代文章事業議論擯勿道。以不喜朱故。遂并夷宋于晉。謂國運不得肩漢唐。豈閻氏之論乎。雖然。尚未得所由然也。用修談詩專詆杜。談史專詆朱。其詆杜也欲右李白也。詆朱也以議二蘇也。其尊蘇李也。則以蜀人也。用修曰。古今才咸患不足。稍稍有餘者惟太白子瞻二人。用修殆欲離立而三乎。然謂杜恒推李李恒藐杜。既不君子古人。又以杜詩見重宋代。并謂宋人杜撰詩史。壞風雅體。可謂勇於自用矣。至謂朱子列安石名臣言行錄。緇素易位。則尤不可無辨。朱子跋兩陳諫議。罪狀安石。纚纚三四千言。不啻九鼎鑄魑魅。而茲錄安石十餘事。則皆心若公孫宏、學若商君、愎若陽處父、怙子若石季龍。皆取元祐諸君子攻安石語。正猶纂楚詞附揚雄反騷以藉著洪氏蘇氏貶詞。明大誼也。即較范氏列女不遺文姬。汝愚奏議衆收惇蔡。尚區以別。故臨川李穆堂侍郎深憾錄中安

石言行之爲誣。夫同一言行錄也。臨川人則曰誣謗安石。蜀人則又曰左袒安石。果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耶。矧朱子答呂東萊。謂茲錄隨手摭綴。不成文字。而用修謂其自擬春秋。又何據耶。靖康初。楊時卽劾罷安石配享。燬五經新義板。孝宗乾道五年。魏掞幷劾去其從祀。用修乃謂其父子配享終宋世無一人公言其非。又何耶。用修詡唐詩人二十有二。南宋相業五。皆蜀士。且謂新法之行。始終爭之。惟二蘇。謂紹熙劍州黃裳封事。遠過司馬溫公。而他非蜀產者。雖韓魏公歐陽文忠公德業。皆摭小說卮言。譏其疏防危身。爲莫大罪。譏其暱妓挾私。誣謗錢氏等諸穢史。嗚呼。桑梓之重如山。畛域之堅如城。而顧謂他人畛域未化耶。又其甚者。則謂朱文公著書談道。品隲古今。罔不違公是遠人情。稱秦檜。詆岳飛。盜諸葛。匡衡陶淵明韓退之。皆力詆不使爲完人。嗚呼。天下後世倘有讀書人也。文公父韋齋公忤秦檜以去國。文公謂天地之正氣。忽發于施全。又欲請武穆卹典會去國未果。其手帖存岳氏故珂跋反復感激數千言。見寶眞齋法書贊而謂黨奸詆抑忠藎。恐起岳檜二人質之。亦未必受此等詆謗也。至通鑑

沿舊史書諸葛入寇。綱目正之。有目共覩。今謂盜之。果孰睹孰得耶。文公予蜀漢君臣正統。書淵明有晉士。特著韓文考異以昭道統。而孔明昌黎。宋後始祀闕里。其以表章力乎。詆斥力乎。至匡衡說經談粹。而相漢以貪敗。故文公疑其勸說。而升菴不平之。然則匡衡果清節之儒耶。文公箴門人議霍光爲援者。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攻人詈爲己師。胡如此識論也。用修猶謂其無過中求有過。獨不思蘇子瞻聖荀彧不聖武王。至以湯武爲簒弒。以亂天下公義自孟子始。以昭烈孔明入蜀與曹操無異。此有過中求無過耶。無過中求有過耶。胡不置一辭也。文公于名臣言行臚蘇公忠讜大節。甚具。而用修謂專詆其未形之惡。然則用修以莊子詩禮盜塚驗于宋儒談性理者。是果預詆未形之斑否耶。用修曰。自周孔來無一人能逃文公譏者。予則曰有宋一代自蜀人外無一人能逃用修譏者。然且欺後世無復讀書人。動輒假某書臆某事鼓譟後生註誤來學。至僞稱朱子語錄別本言大顛書乃昌黎死案。嗚呼。此別本者何人所藏。獨升菴見之耶。陳氏正楊書。其亦不得已耶。

書明史藁一

嘗聞楊椿之言曰。明史成于國初遺老之手。而萬季野功尤多。紀傳長於表志。而萬曆以後各傳。又長於中葉以前。袁崇煥左良玉李自成傳。原稿皆二巨册。刪述融汰。結搆宏鼒。遠在宋元諸史上。是則是矣。以上楊氏原文然宋史以來。人人立傳之獘。仍不能革。卽如太祖功臣十八侯。人各一傳。或同一事。而既見於此。復見於彼。使以此例施之史記漢書。則列傳當多數倍。有是史例乎。如平雲南事止宜見於沐英傳。其從征諸將附於沐英傳後足矣。平夏平朔漠以李文忠藍玉爲主。其從征諸將附二人傳末足矣。至於外國傳止宜擇其二三島夷之大者立傳。其餘止附見國名彙書本傳之後。乃島不過數十里人不過數百家。漁村蛋戶。勤列蕃國。何與共球。儘據三寶太監下西洋歸奏鋪張之詞。毫無翦擇。史法安存。以此例之。則列傳可刪去十分之三。至於食貨兵政諸志。隨文鈔錄。全不貫串。或一事有前無後。或一事有後無前。其疏略更非列傳之比。且列傳雖詳。而於明末諸臣尙多疏略。卽黃得功李定國二人。予所見野史述其戰功

事迹數倍本傳。此略所不當略。與前之詳所不當詳。均失之焉。

書明史藁二

嘗讀故禮親王嘯亭雜錄曰。康熙中。王鴻緒撰敍殫黨於廉親王而力陷故理邸。故其所撰明史藁。於建文君臣指摘無完膚。而於永樂及靖難諸臣。每多恕辭。蓋心所陰蓄。不覺流於筆端。從古僉壬不可修史。王司徒言未可非也。又聞安化陶文毅公之言曰。王鴻緒史藁於吳人每得佳傳。於太倉人尤甚。而於他省人輒多否少可。張居正一傳。盡沒其功績。且誣以權奸叛逆。尤幾無是非之心。幸乾隆中重修明史。略爲平反。善哉二公之言。或謂明史藁出萬季野名儒之手。其是非不應舛戾。折之曰。史藁於王之家列傳後附宋夏允彝幸存錄數百言。以折衷東林魏黨之曲直。夫幸存錄責兩雷話爲不幸存錄。又作汰存錄以駁之。故其前錄則巢氏序謂出夏公身後冒托其名。後錄稱夏濬古撰。全榭山駁其中先人備位小宰一語。其時小宰乃呂大器。而濬古父允彝僅官考功。豈有子誣其父之理。濬古十五從戎。十七授命。孝烈貫金石。覩匪黨如糞壤。豈

有坩掛其齒之理。蓋馬阮邪黨所僞撰。而竄允彝父子之名以求信於世。其書專以扶邪抑正爲事。雖以孫承宗熊廷弼之功業忠烈。皆曲加汚衊。一則曰閩其不能無欲。一則曰惟知詈罵以避封疆之責。而於邪黨楊維垣張捷馬阮皆曲爲解脫。乃南雷所深惡。豈有季野爲南雷高弟。反采錄其言以入正史。其爲王鴻緒之增竄無疑。且明太祖平張士誠。惡蘇民爲士誠守城不下。命蘇松田畝悉照私租起賦。凡淮張文武親戚及後日籍沒富民之田。悉爲官田。建文二年。降詔減免。每畝止輸一斗。可謂幹蠱之仁政。乃成祖篡立。仍復洪武舊額。至今流毒數百年未已。此事建文是而永樂非。比戶皆知。今史幾止載成祖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夷其族。執鐵鉉於山東。至京殺之。其餘屠戮忠臣數百人。株連夷滅親戚十餘家。妻女發象奴及教坊爲倡。皆諱不書。即蘇松浮糧復額殃民之政。亦爲之諱。考宋時蘇州田租三十萬。水田每畝租六升。至洪武中而蘇田十六分。僅一分爲民田。餘十五分皆官田。所以蘇松浮糧至三百七十餘萬。宣德中況鍾爲知府。正統中周忱爲巡撫。先後奏減十分之三。尚存一百七十

萬。而歲歲逋負不能足額。萬歷中。始有歲納至八分之令。我　朝康熙雍正又豁免其半。改折其半。始定今額。鴻緒身爲吳人。豈有不知而曲筆深諱。若非禮親王誅心之論。烏能洞史臣之肺腑哉。鴻緒身後。其子孫鏤板進呈。以板心雕橫雲山人史稾。遂礙觚發。攘善而不遂其攘。盜名而適阻其名。豈非天哉。

幸存錄處處以東林與攻東林者對勘。夫攻東林者何人。何以惡無稱謂。盜去攻東林者四字。則必稱閹黨。將如何下筆。故爲此鼷頭蓋而掩耳盜鈴之計。不言何人。可謂心勞日拙。欲蓋彌張矣。其先謂馬士英是小人中君子。阮大鋮是小人中小人。其後又謂某某等不如阮大鋮尚有伉爽之氣。可與言大誼。明出馬阮餘黨于國亡之後。尚懷餘毒。含沙陰射。不得已嫁名于忠烈之夏允彝父子。嗚呼。辟豕而爲桀犬之吠乎。

書趙校水經注後

近世趙一清水經注。爲戴氏所勦。而其徒金壇段氏。反覆力辯爲趙之勦戴。謂趙氏成書在前。刊書在其身後。凡分經分注之例。趙氏未嘗一言。至戴氏始發

明之。及聚珍板官爲刊行。而後人校刊趙書或采取戴說。故二書經文無異。是不以爲戴之剿趙。而反以爲趙之剿戴。且怪梁耀北昆仲刊趙書時。何不明著其參取戴校之故。謂以掠美成疑案。其說呶呶千餘言。詿誤後學。願所折衷。請詳闢其妄。考趙氏書未刊以前。先收入四庫全書。今四庫書分貯在揚州文匯閣金山文宗閣者。與刊本無二。是戴氏在四庫館時。先覩預竊之明證。其後聚珍官板刊行又在其後。若謂趙氏後人刊本采取於戴。則當與四庫箸錄之本判然不符而後可。豈四庫書亦爲趙氏後人所追改乎。若謂趙氏序例中未言經文不重舉某水。注必重舉某水之例。則不知趙本第二卷河水篇下首言之矣。江水又東逕永安下爲注之混經。則附錄中歐陽元水經序又言之矣。皆戴氏所本。何謂趙氏不言。且一清與全氏祖望同時治水經。全氏水經未刊。予曾見其鈔本凡例一卷。於經注分晰尤詳。凡戴氏所舉三例皆在其中。故趙書不復重述凡例。戴氏不當侈爲創獲也。四庫提要水經一門。即係戴氏所纂。於趙書首闢其注中有疏之說。謂同於豐坊之僞本。及戴氏所校水經。則又於第一

卷河水篇爾雅河出崑崙墟下。引物理論十六字。爲註中之小注。故雜在所引爾雅之閒。山海經下引括地圖十三字亦同此例。其餘不一而足。是則註中小注之說。戴氏既竊之而又斥之。盜憎主人。不顧矛盾一至是乎。戴氏臆改經注字句。輒稱永樂大典本。而大典現貯翰林院。源曾從友人親往翻校。卽係明朱謀㙔等所見之本。不過多一酈序。其餘刪改字句。皆係假託大典。而大典實無其事。殆以秘閣官書海內無從窺見歟。至趙氏畿輔水利書百六十卷。爲戴氏就館方制府時刪成八十卷。則段氏亦謂戴就方敏恪館傭半載。何能成此鉅帙。知其必有底藁。非出戴一人之手。戴既據趙爲藍本。何以凡例中不一字及於原書。深沒其文。若同創造。宜其書至嘉慶中又爲吳江通判王履泰所竊。刪改爲畿輔安瀾志。進呈被賞。可爲郭象之報也。戴爲婺源江永門人。凡六書三禮九數之學。無一不受諸江氏。有同門方晞所作羣經補義序。稱曰同門戴震可證。及戴名既盛。凡已書中稱引師說。但稱爲同里老儒江愼修。而不稱師說。亦不稱先生。則擬他氏之書。猶其事之小者也。

老子本義序

有黃。老。之學。有老。莊。之學。黃老之學。出于上古。故五千言中動稱經言及太上有言。又多引禮家之言兵家之言。其宗旨見于莊子天下篇。其旁出者見于靈樞經黃帝之言及淮南精神訓。其于六經。也。近于易。其末章欲得小國寡民而治之。又言以身治身以家國天下治家國天下。則其輒言天下無爲者。非枯坐拱手而化行若馳也。靜制動。牝勝牡。先自勝而後能制天下之勝。其言三寶一慈二儉三不敢爲天下先。故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致柔之極。有若嬰兒。乃混沌初開之無爲也。及世運日新。如赤子嬰兒日長。則其教導涵育。有簡易繁難之不同。惟至人能因而應之。與民宜之。故堯稱無名。舜稱無爲。夫子以仲弓居敬行簡可使南面。其贊易惟以乾坤易簡爲言。此中世之無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如遇大寒暑大病苦之後。則惟診治調息以養復其元。而未可施以肥濃膄削之劑。如西漢承周末文勝七國嬴秦湯火之後。當天下生民大災患大痌瘝之時。故留侯師黃石佐高祖。約法三章。蠲革苛政酷刑。曹相師蓋公輔

齊謐。不擾獄市。不更法令。致文景刑措之治。亦不啻重覩太古焉。此黃老無爲可治天下。後世如東漢光武孝明元魏孝文五代唐明宗宋仁宗金世宗皆得其遺意。是古無爲之治。非不可用于世明矣。至魏晉之世。則不言黃老而言莊老。其言莊也。又不師其無欲。而專排禮法以濟其欲。故不勇于不敢而勇于敢動行一切之法。使天下屏息待命而已。得以淸淨自在。遂至萬事盡廢。而後王衍之流。始自悔其獘。與黃老慈儉不敢先天下之旨。若冰炭霄壤之相反。而後人不分。動以黃老相詬厲。豈不誣哉。後世之述老子者。如韓非有喻老解老。則是以刑名爲道德。王雱呂惠卿諸家。皆以莊解老。蘇子由焦竑李贄諸家。又動以釋家之意解老。無一人得其眞。其實開佛之先者莫如列子。故張湛列子注敍曰。禦寇宗旨。與佛經爲近。不獨西方至人。皆不言而自化無爲而自治一章而已。要之列子注莫善于張湛。莊子注莫善于向郭。而老子注則無善本焉。源念先聖猶龍之嘆。與孟子闢楊朱不闢老子之故。因念經曰。言有宗。事有君。爰采取諸家之說。不離無爲無欲與無名之樸者。以爲養心治事之助。覩治參同

陰符者。或較有爲焉。其五千言章句。以河上公所分及傅休奕古本爲最牴。而淮南所引爲最善。其開元御注所加與韓非所述者。皆所可取也。

孫子集註序

易其言兵之書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所以動而有悔也。吾於斯見兵之情。老子。其言兵之書乎。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先。吾於斯見兵之形。孫武。其言道之書乎。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無智名。無勇功。吾於斯見兵之精。故夫經之易也。子之老也。兵家之孫也。其道皆冒萬有。其心皆照宇宙。其術皆合天人綜常變者也。而蘇洵曰。按言以責行。孫武不能辭三失。久暴師而越覬乘。縱鞭墓而荆怒激。失秦交而包救至。言兵則吳劣於孫。用兵則孫劣於吳。剏祖其餘論。故智者乎。嗚呼。吳澤國文身封豕之蠻耳。一朝滅郢。氣溢于頂。主驁臣驕。據宮而寢。子胥之智不能爭。季札之親且賢不能禁。一羈旅臣能已之乎。故越絕書稱巫門外有吳王客孫武冢。是則客卿將兵。功成不受官。以

不盡行其說故也。或又謂將才非人力。運用存一心。括讀父書。徒取蔡僞。是又不然。兵列五禮。學禮宜及。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好謀而成。我戰則克。學矛夫子。獲甲三百。特兵危事而括易言之。正與兵書相背故也。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生。于。古之孝子。殺人以生人。既謀。曷成。謀定而後戰。斯常夫可制變。上謀之天。下謀之地。中謀之人。人謀敵。謀乃通於神。非神之力也。心之變化所極也。變化者。仁術也。上古聖人以其至仁之心。捉水火而勝之。捉龍蛇虎豹犀象而勝之。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微觀於五行相生相克之原。天地間無往而非兵也。無兵而非道也。無道而非情也。精之又精。習與性成。造父得之以御。名羿得之以射。名稷得之以稼。名宜僚以丸。秋以奕。越女以劍。雖得諸心。口不能云。口即能云。不能宣其所以云。若夫由其云以通其所以云。微乎微乎。深乎深乎。夫非知易與老之旨者。孰與言乎。

國朝古文類鈔敘 代陶中丞作

百物之生。惟人能言。最靈貴于天地。有筆諸書矢為文字之言。即有整齊文字

以待來學之言。請言六經。六經自易禮春秋姬孔制作外。詩則纂輯當時有韻之文也。書則纂輯當時制誥章奏載記之文也。禮記則纂輯學士大夫考證論議之文也。網羅放失。纂述舊聞。以附代爲憲章。而監二代之文獻。然則整齊文字之學。自夫子之纂六經始。後世尊之爲經。在當日夫子自視。則亦一代詩文之匯選。本朝前之文獻而已。故曰文不在茲乎。是則古今文字之辰極也。宋賈枚馬以後。不知約六經之旨成文。而文始不貫于道。蕭統徐陵以後。選文者不知祖詩書文獻之誼。瓜區豆剖。上不足考治。下不足辨學。而總集始不秉乎經。夫聖人之貫人心崇民智其至矣。閭巷之謠。太師采之。先大夫先民之語言。太史氏司之。其道術成立昭明乎邦國者。專立之官以世守之。故以一己詔人。不若以天下人詔人之切也。以一時之天下所言詔人。不如以一代數代之天下所言詔人之備也。鬼神禮樂所以幽明。食貨兵刑所以因革。公卿師尹士女謠俗所以失得。散聽則岐。合聽則聖。散觀則支。合觀則性。雖然。合觀合聽亦何易言也。文章與世道爲汙隆。南宋之文。必不如北宋。晚唐之文。必不如中唐。兩晉

六季之文。必不如兩漢。而東漢之文。又不如西京。矧我　聖祚倬倬二百載。由治平升平而進于太平。元氣長于漢。經術盛于唐。兵力物力幅員雄于宋。　列聖御製詩文集康熙圖書乾隆四庫官書。尤富轢萬古。生其間者。其氣昌明。其辭宮嘷。其見聞瑰軼而混茫。則其文不當駕兩漢兩晉三唐而上乎。其進退去取不亦視漢晉三唐更難乎。故曰百川止于海。百家範乎道。喻于虛而言之無物。喻于實而言無心得。是皆道所不存。不可以為文。即不可以權衡一代之文。涇縣朱蘭友侍讀在史館。預修文苑傳。得盡見進呈諸集。又益以蒐購假借。共得五百五十餘家。鈔為　國朝古文辭如干卷。如建章千門萬戶。不專一構。既以究一代承學之士心思材力所極。而要沿溯乎當代經術學故。以求適乎姬孔之條貫。可謂不離其宗者乎。可謂操其本御其末者乎。誠能以昭代之典章文字讚六經。而又能以六經讚　昭代之典章文字。其于是編也又何窮大失居之有。

儋學齋詩集者。蘄水陳太初修撰之所著也。修撰好言詩而不輕作詩。尤不肯輕存詩。且中年卽世。故所存僅四十餘首。烏乎。嚴矣哉。昔人有言。懽娛之詞難工。愁苦之詞易好。使李杜但在天寶以前。除清平調及何將軍山林外。亦無以鳴豫而鼓盛。故詩人之境。類多窮蹙蹉峨。而三百篇皆仁賢發憤之所作焉。君運際休明。出入侍從。盎然春溫而醇醲。宜其以福掩慧。以廊廟易山林。乃今讀其詩。清深蕭括之際。常有憂勸惕厲之思。蓋君嘗手注近思錄。又常從婺源董小槎編修、歸安姚敬堂兵曹、過從問學。檢身若不及。又嘗手鈔漢魏以來比興古詩共數百首。以寓論世知人以意逆志之旨。讀之使人古懷勃鬱。尤古今奇作。使天假之年。大用于世。其所就豈獨詩人已哉。然使君至今日目擊東南之民物事變。其感愴承平清晏之福又當何如。獨恨予以君所極期望之人。而蹭蹬半生流離顛沛。無以報君知人之明。其所成之經史詩文集。雖裒集成書。而皆在晚歲。不及質之知己爲可憾。適與君長子小舫太史相從於風鶴四警之中。剪燈讀集。百感茫茫。乃泫然流涕而書之。小舫本當出守大郡。以副幼學壯

行之志。乃感觸時事。超然引退。就養吳門。怡情物外。非有得于家學者其能然乎。

詩比興箋序

詩比興箋何爲而作也。蘄水陳太初修撰以箋古詩三百篇之法。箋漢魏之詩。使讀者知比興之所起。卽知志之所之也。昔夫子去魯。回望龜山。有斧柯奈何之歌。又有違山十里蟪蛄在耳之歌。又作猗蘭之操。甚至聞孺子滄浪濯纓起興。與賜商言詩。切磋絢事。告往知來。皆見許可。是則魚躍鳶飛。天地間形形色色。莫非詩也。由漢以降。變爲五言。古詩十九章。多枚叔之詞。樂府鼓吹曲十餘章。皆騷雅之旨。張衡四愁。陳思七哀。曹公蒼莽。對酒當歌。有風雲之氣。嗣後阮籍、傅弈、陶淵明、鮑明遠、江文通、陳子昂、李太白、韓昌黎。皆以比興爲樂府琴操。上規正始。視中唐以下純乎賦體者。固古今升降之殊哉。自昭明文選。專取藻翰。李善選注。專詁名象。不問詩人所言何志。而詩教一敝。自鍾嶸司空圖嚴滄浪有詩品詩話之學。專揣於音節風調。不問詩人所言何志。而詩教再敝。而欲

其興會蕭瑟嵯峨。有古詩之意。其可得哉。詞不可以徑也。則有曲而達焉。情不可以激也。則有譬而喻焉。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君王。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虯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雰為讒構。荀卿賦蠶。非賦蠶也。賦雲非賦雲也。誦詩論世。知人闡幽。以意逆志。始知三百篇皆仁聖賢人發憤之所作焉。豈第藻繪虛車已哉。蘄水太初修撰。闡蕙其心。泉月其性。即其比興一端。能使漢魏六朝初唐騷人墨客。勃鬱幽芬于情文縟繞之間。古今詩境之奧阼。固有深微于可解不可解者乎。至于因比興而論世知人。如古詩九首為枚乘、諷吳。漢樂府皆漢初朝政所係。以及阮公、陶令、郭景純、傅修弈、鮑明遠、庾子山、江文通、及杜韓之憂世。而陳伯玉、李太白、儲光羲之大節被誣。此箋皆表章出之。如浴日星出滄海而懸之中天之際。時予所治詩古微方成。於齊魯韓之比興旁推曲鬯。復從君長子小舫太史獲讀此箋。以漢魏六朝三唐之比興補余所未及。蓋不期而相會焉。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質之小舫。以為何如也。

地理綱目序

形家陰陽之用。其大者建都立邑。其次立宮室。其次營兆域。見於經者公劉遷邠之詩。孝經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文其大較也周禮墓大夫之職。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政令。冢人以昭穆定位次而爲圖。死者則授之兆。其於孝經卜地之誼若不相符焉。蓋古者卿大夫之始祖。其兆域已卜於先世。而西北土厚水淺高燥平曠。可容數世十數世。故必其土滿無以容而後改卜焉。又或異國始遷別子爲祖而後新卜焉。此西北族葬之法非所語於水土淺薄之區。而形家之學獨盛於東南。亦其勢然哉。且夫葬者藏也。鬼者歸藏之義。主於全體魄妥先靈。非圖以利後嗣。自術士禍福之說興。始見摘於儒術。第不知其嗣昌者其體魄果不甯乎。其嗣悴者其體魄反甯乎。抑株荄枝葉。瘁必同瘁枯必同枯而未必二之乎。文王葬王季於楚山之尾。欒水嚙其墓見棺之前和。乃改葬於畢。宋賢周子以先墓患水改葬。朱文公母墓再遷而後定。王文成公葬父地不善亦卒遷之。黃石齋先生葬親負土成塋。穴高右臂受風。麥先

靈不安上書唐王求歸改葬。國朝桐城方靈臯侍郎。山東閻懷庭工部。皆醇篤之儒力斥形家之說。後方公葬兄百川冢罹大禍。夢兄躍大水而沈。始啟棺見水而改厝。閻公父墓湾下。每雨潦繞墓而號。其友韓夢周爲書力爭以爲必遷。始則執一隅之臆見。卒不能易通方之大塗也。周公制禮有改葬服緦之文。與孝經卜兆安厝同義。而程子論葬地。則必形勢環繞土潤卉茂五患不侵。豈非以喪禮愼終莫大之事。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苟奉先人之體魄委之螻蟻滿壑。五患六害之區。猶諸親病不嘗藥之誼。得毋有皇然惄然其不安者乎。古者舉大事必謀諸卜筮。後世卜筮之學儒者旣皆不習。而相陰陽觀流泉。則又執山川不能語之說以排之。豈知易曰俯以察於地理。記曰毋絕地之理。地理即地脈也。邱原高下向背人人可察而知也。土色之枯潤燥溼堅散人人可察而知也。而又瘞帛罄粟以驗之。卜筮夢寐以符之。必誠求之不中不遠。故吉地之得可必於仁人孝子之心。而不藉夫葬師術士之說也。近世葬師言地理者。往往好奇而不軌於經。索隱而不求之近。其書雖一時盛行不免貽

誤後人。故語道不可以發童蒙者非至道。立德不可以明徵驗者非至德。此新化羅子地理綱目所爲作也。羅子嘗爲地理乘氣論四卷。以抒一家之心得。懼未足以啟初學。故復輯爲是編云。

支隴承氣論序

形家之要陰陽而已。陰陽之要乘生氣而已。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詩傳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是則生氣者陽氣也。背陰而向陽去殺而就生也。易曰地勢坤。凡高山大隴平原廣隰盡大地一純陰之象。惟天陽之氣流行於大地之中。而人物以生。是地之有生氣者爲陽。無生氣者爲陰。後人之言陰陽也則異於是。楊氏以岡隴凸起者爲陰。平原凹仰者爲陽。夫乾靜專而動直。是凸起不可獨爲陰也。夫坤靜翕而動闢。是凹仰不可槪爲陽也。即反之而謂凸起爲陽凹仰爲陰。其偏亦從是。即互之而謂陰中求陽陽中求陰。其支亦從是。是皆知言形而不知言氣者也。語地而至於乘氣。則但有陰中求陽之一法。又奚有陽中求陰之法哉。山隴者陰之奔峙其勢動。動近殺則以靜爲陽。原隰

者陰之淺術其勢靜。靜近死則以動爲陽。山宅其靜。是避殺氣而取生。原宅其動。是舍死氣而取生。生氣者。陽氣也。人之生魂陽而魄陰。陽氣附之則生。陽氣去之則死。道家修命。煉純陽以銷陰翳。故長生不死。形家造命。返生氣以陰根荄。則死者仍生。造化之所樞機鬼神之所緘秘。道家形家皆言之而不盡言之。言其當然以篇下學也。不言其所以然以待飲淡契微之子也。而羅子箸形家書不惟言形且言氣。且察察焉以盡洩造化之藏。不已褻歟。羅子曰夫何褻哉。人身一小天地也。天地一人身也。地氣有枝幹脈絡者。不猶人身之有脈理經絡乎。地氣有起伏斂放。不猶人身之有呼吸乎。地氣有環拱向背止聚。不猶人身之有氣海孔竅乎。地有生氣者驗以土之外景。冷煖枯潤美惡。灼然可目驗而指示。不猶人身之有肌血華色乎。民生天地之間。廣谷大川異勢。剛柔燥溼風氣異宜。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得山氣者嫺以特。得澤氣者圓以折。得平原氣者疏以達。氣大聚則建都立邑。生人以託命焉。氣小聚則卜兆歸藏。死人以復命焉。呴之吹之篤之蒸之蘊之粹之衰之盛之。皆一氣所埏埴而已。蟲

處疑而黑處汗而腴。生長老死於人身。而莫知所以然也。號萬物之靈者當不若是。於是簪形家言。不專言形而言氣。氣乎氣乎。其形之所以形乎。

武進莊少宗伯遺書序

韓詩外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辨。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董子繁露曰。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欲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知其分科條貫。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疑。夫義出於經傳。經傳大本也。弃營勞心。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能合。故夫傳於眾辭。觀於眾物。說不急之言以惑後進者。君子所甚惡也。夫韓傳董生處於西漢之初。而其言若是。班固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力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大患也。徐幹

中論曰。六籍者羣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故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名物從之。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訓詁。摘其章句。而不能通其大義。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夫班孟堅處東漢之初。徐偉長生東漢之季。而其言又若是。　清有天下百餘年。獎崇六藝之科。表章明經之儒。招徠獻書之路。摩厲大江南北言游文學之區。刮滌明季虛誣鄉壁虛造之習。其斐然成家著錄　國史館儒林傳者人數十外。其官至九列。例不入儒林入大臣傳者猶十餘輩。武進莊方耕少宗伯。乾隆中以經術傅成親王于　上書房十有餘載。講幄宣敷。茹吐道誼。子孫輯錄成書。爲八卦觀象上下篇。尚書既見。毛詩說。春秋正辭。周官記。如干卷。卒乎董膠西之對天人。醇乎匡丞相之述道德。肫乎劉中壘之陳今古。未嘗凌雜釽析如韓董班徐數子所譏。故世之語漢學者鮮稱道之。嗚呼。君所爲眞漢學者。庶其在是。所異于世之漢學者。庶其在是。易

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言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焉。君在乾隆末與大學士和珅同朝。鬱鬱不合。故於詩易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往往發憤慷慨流連太息。讀其書可以悲其志云。

定盦文錄敘

道光二十有一載。禮部儀制司主事仁和龔君卒于丹陽。越明年夏。其孤橙抱其遺書來揚州。就正於其執友邵陽魏源。源既論定其中程者。校正其章句違合者。凡得文若干篇。爲十有二卷。題曰定盦文錄。又輯其考證雜著詩詞十有二卷。題曰定盦外錄。皆可殺青付繕寫。昔越女之論劍曰。臣非有所受於人也。而忽然得之。夫忽然得之者。地不能囿。天不能嬗。父兄師友不能佑。其道常主於逆。小者逆謠俗。逆風土。大者逆運會。所逆愈甚。則所復愈大。大則復於古。古則復於本。若君之學。謂能復於本乎。所不敢知。要其復於古也決矣。陰陽之道。偏勝者强。自孔門七十子之徒。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已不能兼該。其後分散諸國。言語家流爲宋玉唐勒景差。益與道分裂。荀況氏揚雄氏。亦皆從詞賦入經

術。因文見道。或毗陽則駁於質。或毗陰則愎於事。徒以去聖未遠。爲聖舌人。故至今其言猶立。矧生百世之下。能爲百世以上之語言。能貽宕百世以下之魂魄。春如古春。秋如古秋。與聖詔告。與王獻酬。躋勒差而出入。況雄其所復。詎不大哉。火日外景。則內闇。金水內景。則外闇。外闇斯內照。愈專。君愎於外事而文字。㝏奧洞澈。自成宇宙。其金水內景者歟。雖錮之深淵。緘以鐵石。土花鏽蝕。千百載後。發硎出之。相對猶如坐三代上。君名自珍。更名鞏祚。字璱人。浙之仁和人。於經通公羊春秋。於史長西北輿地。其文以六書小學爲入門。以周秦諸子吉金樂石爲崖郭。以朝章國故世情民隱爲質幹。晚猶好西方之書。自謂造深微云。自其先世祖父至君三世。皆以進士官禮曹。君二子。長子橙。以文學世其家。

章教諭強恕齋書序

斛一石之彀。量石而止矣。引十石之弓。量十石而止矣。以受萬石之舟。爲芥蒂之用。量沛乎有餘。力盡乎若無。是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萬有者乎。道光四年

秋。總兵官陳公階平自江蘇崇明移湖南鎮筸鎮。過常德。訪余楊將軍署中。酒半。論當世鉅人長者。慨然曰。余從東海中來時。江南大潦。佪海之邑。曰寶山。澤國之民。將爲魚鱉。則有銅陵章叟。以數論而呼集十萬餘金。以數論而部勒十餘萬戶。畢賑八閱月。無譁無餒。大吏發帑金數萬至不受。將奏其最於朝。復不受。可謂當大事者哉。顧不得立朝佐　天子任元元恐。徒窮老東海角。相與喟然太息。越七載。省親寶山。遂識叟。海上則絕口不語世事。斗室環以萬卷。坐其中。兀然如山耳。聃遇面辭中黃鐘之宫。指案上尚書爲言召誥洛誥四篇次第。四年時事。二邑營建緣由。明堂位置。各有時日起訖。審其往來蹤蹟以察知周召二公陳誥納誨心事於誥曲聱牙中。而如聞其告語。寶山城東北角斗入大海。旭日天風鼓潮殷几席。與譚經聲應和如雷。語罷出城循海塘東西砲臺眺望一角海。倒然長嘯。水天寥泬。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悵悵而歸。烏乎。伏生申公。非經生也。太邱林宗。非一鄉之士也。龐士元元德秀。非一邑之吏也。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虎決而尸默者也。颮揚而蟄息者也。方

仁廟親政之初。徵天下孝廉。方正之士。叟以大興朱文正公薦入都。時廷對百餘人。翼日　召詣軍機處。詢川楚平賊方略者。獨湖南溆浦嚴如熤。暨叟二人。嚴君奉　命從軍。官至兩司。尚未竟其用。天下至今惜之。叟則以耆親年八十辭。遂改所擬保甲摺子爲上軍機大臣書而歸。終身不出。浮沉東海上二十餘年。時時出其謦欬。歌嘯先王之道。羽翼羣生之命。弟子錄其書爲經臏文臆筆臆各如干卷。讀者或震而矜之以爲叟所學在是。烏乎。挹一蠡於大洋。而謂海盡在是。抑豈得謂海必不在是耶。叟名謙存。銅陵人。今年七十有九。自號強恕老人。

淮南鹽法輕本敵私議自序

從來鹽法有緝場私之法無緝鄰私之法。鄰法惟有減價敵之而已。減價之要。先減輕其成本而已。議者動曰減之又減。安能敵無課之私。此混鄰私於場私。不知場私無課而鄰私有課也。議者又曰淮鹽引地受浙潞川粵四面之侵灌。其課皆不及淮南四分之一。減之又減安能敵輕課之私。此又不知私鹽課輕

而費重。關津規例多於課本。故遇官鹽減價之年。鄰私立阻而不行。提價之年。鄰私雖緝而無益。此已事之明效也。或又謂道光十載以來力裁浮費。綱課減存四兩。加以場價壩費改捆費岸費。每引成本十二兩。略符乾隆中阿文成公所奏成本之原數。安能再減。不知乾隆中銀價每兩兌錢千文。今每兩兌錢千七八百餘文。是昔時十二兩未抵今日八兩之價。詎徇名而昧實也。天下無數百年不敝之法。亦無窮極不變之法。亦無不易簡而能變通之法。求諸末者煩而難。反其本者順而易。利出於三孔者民貧。利出於二孔者國貧。利出於一孔者國與民交利。必日盡收中飽旁灑之利權以歸於上下。必輕成本以減岸價。減岸價以敵鄰私。鹺務終無大暢之時。計臣終無報功之日。故推其本原核其贏絀。切其事證著為四議。事期可行不取乎迂高。效責目前毋徵乎往古。用備秉鈞當軸之君子采擇焉。

古微堂外集卷三終

古微堂外集卷四

邵陽 魏源 撰

苗疆　敕建傅巡撫祠碑銘

維古大司馬有事征伐，則鄉大夫將之，閭胥各長其伍，伍卽主伯亞旅。故傳曰長子帥師。又曰父子之兵。生則臂指捍頭目，沒則報功而烝於社稷。兵農裂，文武歧，倉卒肩事，瞠目徒手，民迺罔託命，將則若繹厥軀，右挈左扶，必紐而蘇，卒拯大災，捍大患，銜諸祀典，事倍功百，於古有光，曰晗巡撫湖南按察使司按察使傅公。公諱鼐，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乾隆六十年乙卯，以雲南甯洱知縣從雲貴總督大學士福康安征苗。俘其酋吳半生獻諸　朝。嘉慶元年冬，擢湖南鳳凰廳同知。廳戶閩三苗，跦蹦二載。郊無壘，野無稈，室無甑。又亂民起四川湖北。任事者軫貔貅之暴露，閔蝗臂之貪頑，權瘠疥膏肓之緩急，解網以生之，多方以餌之，王師則班而西。苗謂利可歷邀，蛾川豨突，非變。公新視事，喟然曰：武

既不可再興。苗既不可文令。民又曷可卽戎。則曷以教我父老子弟。遂陟厥原相厥險而堡隖之。衣哺其流離而屯守之。訓練之。苗有盜邊者。東馳西援。南拯北鬭。當事弗善也。將中以文法。萬戶嗷嗷無所號愬。會苗大出無闌阻者。急而相求。始得不動。機牙四應。鬭臨輒捷。義形於色。雄夫一成一旅。屹然若城。久之而碉者碉。垣者垣。堡者堡。土石外堅。金火中伏。森森林立。一礮百壘。苗無罅以乘。始不得出而擾我。公曰。我今日入創苗。懲敵之兵。敵終不懲。不入其穴。虎且負嵎。飛將噬人。其若之何。維時我卒有勇知方。怒氣闐然。粤以五年七月。有硐金塘四寨之搗。獸亡其巢。如魚脫淵。進網退罟。苗始戢戢。不敢出原。明年。戡石峴十餘寨之叛。有炮自天。有伏自淵。巉寨若無。堅壘若廡。遂勒其兵械以絕其芽枿。孰梗我令。孰觸我孫。則電掣幽邃。集木而十年於永綏萬山中。逋逃遯則皆獮壑深巢。戴雪宵攻。神通鬼驅。山盤谷岌。遂殲大醜。翦狡窟。峒聲讋銷銅鼓毒矢。出其所積。如坻如陵。乃偏檄苗酋。與歃血。盟三侯廟。歃血涔涔。矢不復反。邊民釋戈寢。公之乘巖淵之邊。憤悱有如斯者。其爲政善深長思。方數千

丁守碉堡時。非能請縣官斗粟一錢。人咸曰一旦解嚴。必棄前功貽後患。公乃規古屯田法變通之。均畮簽丁。自稽自衛。始于所屬。次暨於乾州麻陽瀘溪保靖古丈坪。旋出永綏鳳凰苗巢中而城諸花園。而均其原田。又屯苗叛產五千。俾自爲鎭厭。永助我捍衛。先後合屯十有二萬餘畝。口語。心謀。智極。神告。始難。終遂。天定。民。誠。嚱。匪捍其禍災。又庇其家室。匪鳩其及身。又區其子孫。匪奠其域封。又蛢其隣圉。自非眞誠鬱肆孤往。安詣犖牙糾互中舊跡出大儀積滯若此。宜我士我人。生戸而祝。歿廟而假。魂魄之所陟降。明命之所貫鐷。不有瑰珉以歌大休。嗣撫我者。孰睹藉劬。孰心公心。以壽我人。歲月遒忽。不其怊而。銘曰。

賁鐃九淵。雉雊勾萌。斂茲疆陽。晉爲由庚。膴膴南甸。亦有藎臣。心照絕徼。步通帝閫。其藎如何。匡我王服。紓難毀家。救民匍匐。匪土斯流。匪夷斯夏。胡登忽蹶。猖狂四野。維其始猖。亦匪汝故。急而鋌險。獸窮斯怒。一狼千羊。槍急矢紛。溢邊四出。榛狉如雲。 帝命相臣。來綏來征。爾宅爾田。爾詛爾盟。狃赦怙終。則不可乂。人實絕天。害生於宥。我公斯赫。同仇六千。生衆匪載。訓練匪年。無田一成。

有衆一旅。予軀弗捐。予衆失所。豈無牽肘。肘其可掣。曾農衛殺。而許從勝。豈不履尾。尾其胡旺。曾子待救。而忍勿郵。鷙獸領領。公則劉之。其既帖耳。公亦柔之。脫其牙距。定其獄辭。犯也仇寇。刪也孩嬰。苗崩厥角。皆迷令愧。始也孰殺。終也誰嗣。公曰女苗。女士女氓。自茲以往。其若弟兄。毋綵以變。外我太平。公曰爾苗。各柔爾戟。各墾爾宇。毋犢之佩。而兵之阻。毋鬼之信。人倫之侮。於是南楚。西黔北蜀、咸歸孔樂。有盟有布。有驛有郵。銅鼓不鳴。宵戶不籥。帝曰予嘉。汝衆於南。歲往視之。以慰以監。秋再至邊。傾我孺髫。胡爲懟懟。遽瞻廟貌。碉堡有嚴。疆場畇畇。靈旗來往。公神所存。汝罔作慝。公其殛汝。汝順汝勤。公則吉汝。風雹雨時。以黍以稷。公來載歆。甘我飲食。天子萬年。四夷來同。永鎮南服。我公之功。

陝西按察使贈布政使嚴公神道碑銘 代湖山姚相國

維南山起西羌踰隴阪走秦分野絡關中漢中以東訖商洛旁薄數千里與漢江以北之巴山相連巴山則自秦階折而東經川北川東與陝之興安湖之鄖

陽。宜。昌。犬。牙。錯。皆千。峪。萬。箐。懸。棧。夜。蹲。據。兩。戒之。中。自漢。訖。明。爲。羣。盜。逋。逃。藪。天下有事。常先叛後服。故自古梁州自爲一道。明季專設鄖陽巡撫以轄之。國朝劃其地分隸陝西四川湖北。距省會遠者或二千里。鞭長駕遠。稂莠豐茂。嘉慶初。襲逆數匪蔓延五省。大兵乘之。雲擾波潰。四年。詔舉直省孝廉方正之士。策方略。於是湖南漵浦嚴公如熤對幾萬言。略謂賊倚山谷爲窟穴。以劫掠爲餱糧。湖攻急則竄入陝。陝攻急則竄入川。川湖陝合攻。則潰入隴入洛。今師老財匱。無息薪止沸之計。是以撫者旋亂。良者脅亂。甚至募戍者養寇以延亂。亂何由弭。竊計數載以來。三省叛產。流亡各產。不下億萬畝。宜乘此時驛流兵降賊之無歸。鄉勇戍卒之無業者。悉編入屯。立堡寨。給器械。俾自爲耕戰守禦。專設總理大員。劃三省山內諸郡縣隸之。承平團練教養。有事朝發夕至。庶心力專而事權一。不獨目前化盜爲民。因敗爲功。實百世長久策。奏上。

仁廟親擢第一。次日傳諭軍機。詢屯政事宜。復上十二事。召見圓明園。以知縣發往陝西。其疏交大帥督撫采擇。雖未盡行。而堅壁清野之議

始此。不三歲賊次第平。君亦屢以軍功由洵陽令定遠廳同知擢漢中府知府。至陝安兵備道。君仕南山十有餘年。亭障要隘。村寨徑路曲折。罔不口講指畫而心縈綫之。窮鄉邃谷。老兵婦孺。咸識君姓氏。教養既誠。官民不變。道光四載。上以君宣力南山久。詔加按察使銜留任。旋實授陝西按察使。將大其用。而旋卒於位。漢中與安民願迎其柩入南山。比朱邑葬桐鄉事。不得。旋以名宦祠請。優詔褒嘉。特加布政使銜入祠。君之功名遂與南山終始。方君未遇爲諸生也。慕范希文先憂後樂。號樂園。當湖貴苗變時。上計總督畢沅巡撫姜晟。招大小章土蠻陽投乾州。爲官兵內應。約一舉破賊。旋爲雲貴主兵者所阻。然卒得其力以救兩總兵於河溪。復爲隆團花園諸軍先鋒。其令洵陽也。縣宅蔚山。與湖北之西鄖竹山竹溪、陝西之白河鎮安安康平利相斗入。官兵追賊急。往來折竄。皆道洵。公倡民築堡練勇。戒勿迎擊。專截其尾。擾其頓。預貯糧衝衆以待官兵。俾追賊無留阻。遂與官兵夾擊張天修等七股賊於太平。復破湖匪二千於蜀河口。加知州銜賞戴花翎。其知定遠廳也。創建新城。扼川陝門戶。

又分築二石城於黎壩漁渡壩。與腳城犄角。歷誡賊首陳心元馮世周等。加知府銜俸。其知漢中府也。承兵燹後。民困單瘵。散勇逸匪。伏戎於莽。於是畢工賑。修渠堰。完倉廩。以足民食。聯營伍。治堡砦。嚴保甲。以固民衛。慎訟獄。禁邪說。以正民俗。以其罰縛悍回於華渭。貸餘匪於甯羌城固。皆治渠魁寬脅從。曰吾但治從逆不治從教。夫人手繅車以教紡棉。二子雜諸生以課藝。困鄰獷化。惝然如家人然。勤宇下。拙事上。始大吏咸度外待君。嘗歲暮卜築甯陝新舊二城。歸而南山晚收大歉。巳逾請賑期。遂元旦趨撫轅頓首請以一官易百姓命。巡撫董公教增卒破例爲奏請乃已。及董公去而君始齟齬支詘。惟懇懇救吏事自備。於是十餘年不遷。及爲陝甘兵備道也。適有 詔三省會籌南山情形。四川總督今大學士將公奏委君總勘。君自川入湖反陝。相度數千里。設官置治增營改汛。悉湊竅會。然如君對策前議。亦未追及也。會巡撫朱勳去位。君治益上 聞。新任督撫皆推誠委任。以君言奏益廳治於盩厔洋縣界。益營兵於商州略陽。復以君修復漢中渠百餘堰。溉沃萬頃。將溥厥利於全秦。檄視澧涇灞

漨渭洮諸川。鄭白龍首諸廢渠。百堰垂興。萬夫瞻仰。乙酉十一月。　詔授貴州按察使。未行。仍留陝西按察使。明春入覲。連日三接。　詢及十載不調之由。　咨歎動色。而君年六十有八矣。莅任七日遂卒。嗚呼惜哉。秦誓思斷斷休休大臣。用能容彼有技之人。咸及其膂力之未愆。良有以也。雲弗鬱。雨弗厚。泉弗堰。澤弗大。天欲大蘇南山民。故不惜斂大惠於一方。俾尸祝萬室。矜式百世。而尼之者何與焉。君長子芝。從余游。嘗再晤君京師。擺邊幅。洞城府。覘之頹然野老人也。及其馳騁上下。奮髯咳唾。沙聚數千里。纖灼數百世。裁區麥別。形格勢禁。悃愊所至。盤錯洞開。嘗佐兩廣總督那彥成公籌海寇。有洋防備覽。佐姜公晟傅公鼐籌苗。有苗防屯防備覽。其籌南山。有三省山內邊防備覽。漢江南北二地圖。三省山內總圖。及樂園詩文集。若干卷。沐寒火熱。粟飽帛煖。恣所取攜。罔有爽忒。嗚呼。可謂肫且盛已。君生乾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道光六年三月初二日。祖應鼎。父君極。皆贈如君官。嫡母李。生母何。皆贈夫人。爲定遠同知時。丁生母憂。力辭金革奪情以歸。配張夫人。子二。芝。癸酉副貢生。河南

候補知縣。次正坊。候選府經歷。側室胡。女二孫男女各一。葬邑會仙右亭之岗竹隴。予道光八年冬奉使入蜀。踰秦棧過漢中。晤治谿倘佯於君嘯胥所言。乃爲銘曰。

弈弈南山。包川絡原。分陝所專。東遷荐蹊。灘豁緣楚。藪奸之所。起嘯敗逋。勝國所呼。維牧之無。繫昔匪難。貸維良𥟽。盜賊咻豢。以翟以呴。以起萘庶。于滿于路。以綏以噞。以化萘民。于猛于猱。彼亦何取。十載遲女。適久厥撫。俾竟厥施。以逹天知。以永民思。既知既思。循吏胡斷。而人弗爲。南山千里。君陟降止。作廟並峙。君廟在山。君墳在南。百爾式監。

太子太保兩江總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銘

維道光十有九年。夏六月二日。太子少保兩江總督陶公薨於位。天子震悼。詔以公任事勇敢。不避嫌怨。堪式百辟。加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予諡文毅。卹允淮北士民之請。建專祠海州。明年。又特允入江蘇名宦祠。不交部議。嗚呼。朝廷所以勸臣工勵中外者。博矣哉。國家承明制。撟

明弊。以內政歸六部。外政歸十七省總督巡撫。而　天子親覽萬幾。一切取裁於上。百執事拱手受成。上無權臣方鎮之擅命。下無刺史守令之專制。雖寬疲中材。皆得容身養拙於其間。漸摩既久。以推諉爲明哲。以因襲爲老成。以奉行虛文故事爲得體。恐肩荷。恐更張。恐綜覈名實。若靳文襄之創中河。鄂文端之改土歸流。皆力戰羣議。屢蹶屢奮。而後勝之。以怡賢親王之畿輔水利。猶不旋踵而泯滅。故便文畏事。狃隨之臣。遇大利大害。則動色相戒。卻步徐視而不肯身預。自　仁廟末年。屢以因循泄沓。申戒中外。而優游成習。卒莫之反也。東南大計。無如漕鹽。二百載來。文法委曲煩重。致利不歸下不歸上而盡歸中飽。官民交困。間有講求剔別。茲難更革者。則中飽蠹蝕之人。羣起而交持之。道光五年夏。漕河大梗。萬艘林束。　詔江南大吏籌海運。維時上海關僧撓於南。通倉胥吏撓於北。屯船丁役撓於中。不曰風濤。則曰盜賊。不曰霉變。則曰虧數。　天子移公自安徽撫江蘇。公慨然一疏任之。明年春。海艘數千。米百六十萬石。條抵天津。不損一人一舟。每百石費僅數十金。視河運省費固倍。視前

撫臣章煦。所奏海運每百石價三百兩之數。且省數倍。明年。公遂擬改蘇松太倉三屬之漕。永歸海運。以大蘇官民之困。先後陳章程六條八條。雖事格未覺行。而人知海漕利國利民利官。爲東南拯敝第一策者自此始。道光十年冬。公督兩江。兼管鹽政。承蠹壞之後。如淮南之窩價。淮北之壩槓。兩淮之岸費。皆浮縻數百萬。仰食其間者千億計。當事熟視其弊。不敢動。公謂非減價不能敵私。非輕本不能減價。非裁冗費不能輕本。遂奏裁淮南窩價百餘萬。江西湖廣揚州各官費百餘萬。又三疏奏嚴糧艘夾帶。歲少蘆私十數萬引。而淮北則創改道不改捆。歸局不歸商之制。每歲暢行。倍額溢課數十萬。盡償淮北之積逋。且辦淮南之懸引。末年。並欲推淮北之法於淮南。條舉規畫甫定。而公已病。然天下皆知劉晏舊法。爲澄源上計。不爲綱法所維持者自此始。方公初議海運。則南漕北倉撓之。議裁鹽費。則窩商鹽吏撓之。議截糧私。則長蘆總漕撓之。議改票鹽。則壩夫岸吏撓之。群議洶騰。奏牘盈尺。使公之仔肩稍不力。天子之倚任稍不堅。必不能善其後。故敬揭公之力犯群忌。而事未嘗不舉。恩禮未

嘗不卒者於碑。以爲封疆大吏勸。又以謂今日東南民計　國計。莫困如漕鹽。公所排決疏導。可垂久大者。亦莫如海運與票鹽。後有來者。欲大蘇東南之困。爲　國家籌百世利。非廢其緒而恢之不可也。公諱澍。字子霖。雲汀其自號也。湖南安化人。嘉慶七年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改御史。歷戶科吏科給事中。巡中城。巡南漕。出爲川東兵備道。道光元年。擢山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三年。巡撫安徽。五年。移撫江蘇。十年。加太子少保。總督兩江。兼管鹽政。卒年六十有二。生平所至興革。務挈大綱。導大竅。若治安徽之荒政之水利之清釐庫帑。治江蘇之松江婁江白茆河孟瀆河。他人得其一。皆足名世。而於公則爲緒餘。故不悉書。系出晉大司馬侃。曾祖崇雅。祖孝信。皆贈如公官。考必銓。邑諸生。祀鄉賢祠。曾祖妣彭。祖妣李。妣黃。皆贈一品太夫人。娶賀夫人。側室賀、張、劉、盧、楊、張。子桄。方八歲。　恩賞主事。女七。所著奏議詩文集。蜀輶日記。陶靖節集註。各如干卷。以二十年某月日。葬安化某原。源自弱冠識公京師。中歲棲遲江左。受知至懇以篤。曾預托以身後樂石之文。用敢删舉其大者。揭諸麗牲。以餉來世。銘曰。

萬生芸芸。以利相爭。如蝨萃身。有齧其除。必爬與梳。萬衆聲呼。鄰有國僑。唐有文饒。始謗終讟。我洞其原。必擣其僞。以對乎天。我尋其始。人覺其委。以俟君子。萬夫之特。衆人之力。孰幹王國。勛在三江。魂反九江。孰幹 王邦。如暘如月。如霜如雪。維臣心是洳。如雪如霜。如月如暘。維 帝心是傚。

兩淮都轉鹽運使發源王君墓表

士用世于三代以後。難于三代以前者。有二。兵刑農賦。不名一方。不專一職。猝然取之而必應。更試爲之而不恒。又南朔東西。惟朝廷所命。俗不暇漸習。任不及久遠。觀三代以上之各仕其國。終身一官者。難易相百。而 國家以此馭天下士。未嘗不闓收其效。則恃士有誠求聖要之心力。以貫於綱紀節目之閒。隨其大小各有以自見。縱專精不及古人。而心力則視古猶倍之。今 天子御極以來。江浙知名吏。以平羅俞君、發源王君、稱最。二君皆任兩淮鹽運使。大吏方藉其力以自衆。而相先後卒。上下重有惜焉。故既爲俞君銘其幽。而王君之子復求表其墓。按狀、君諱鳳生。號竹嶼。徽州發源籍。父友亮。始僑寓江甯。君

少治舉子業。屢試不第。嘉慶十年。援例以通判試用浙江。二十有五年。補嘉興府通判。君在浙江日久。屢署知縣事。所在有聲。所著保甲事宜冊。浙閩總督汪公志伊。刊爲程式。其令蘭溪僅數月。清積案七百餘事。其令平湖。民有數百戶師經若素。傳授邪教者。時江南奸民方榮升。以傳教與大獄。在事者咸受上賞。故浙吏亦思以爲功。君閔其愚惑。株連無辜。爲開陳利害。飲以羊酒。感泣自悔。止拘爲首數人。科以軍流罪。以白巡撫湻安蔡公。公揖謝之。大失同官望。適道光元年。 天子用刑部侍郎帥公來撫浙。銳振廢政。又有清查通省倉庫之議。方難其人。與君語。大說。遂奏君總司其事。奏署知嘉興府。明年。又擬奏署知杭州府。君力辭不就。是冬。升玉環廳同知。會杭嘉湖三府苦雨告災。議大濬浙西水利。以浙西之水尾閭于吳淞。實在江蘇境。乃會奏兩省合辦。而調君乍浦同知。專治浙水。與江蘇道員勘議。君由天目湖州嘉興。沿太湖以達松江。所至繪圖。具說。帥公故負重望。知人善任。能盡君所長。故君政聲亦自帥公至始大著。四年。方計費興工。而帥公以憂去。是冬。淮南大風。高堰潰決。兩江總督魏公

元煜。河督嚴公烺。合奏調君南河同知。而浙閩總督趙公愼畛。亦密保君才堪大用。于是五年抵工。三月卽擢知河南歸德府。時永城旱蝗。君齋宿禱廟。果雨。率屬捕蝗尤力。民以不災。又請于巡撫濬虞城。夏邑。永城之惠民溝。減水溝。巴淸河。沈公堤等處。以資蓄泄。九月。復擢河北彰衛懷道。河北屬有五廳。歲修險工。縻費巨萬。道員多深居簡出。不時駐工。春秋防汛。虛應故事。君事必躬親。細而放淤抽溝戽水。大而搶險下掃廂墊走溜。皆親率廳員監莅。又以歲修有定例。而另案無定例。在任三年。力劃另案。計所請挑之工。惟原武陽武延津之文岩天然二渠。封邱之四渠。其議挑未與者。安陽之廣潤渠。並原河故道而已。旋以疾乞歸。家居二載。用兩江總督大學士蔣公薦。起復原官入都。蒙 召見。卽命升署兩淮鹽運使。時道光九年三月也。以淮鹺極敝。銳意整飭。條陳十八事。如收竈鹽。節浮費。濬河道。增屯船。緝場私鄰私之出入。禁江船漕船之夾帶。以及淸查庫款。督運淮北。事皆可行。惟求免帑利。而反借藩庫道庫銀三百萬。則事所必不可行者。故將公半允半不允。方疏入。待施行。而黃玉林之事起。黃

玉林者。儀徵私梟也。以遣犯私逃回籍。君計招其出首。請于蔣公。奏許隨營緝私贖罪。而無識妄議者。或謂兩淮從此永無私梟。或又謂將釀東南大患。顧玉林實無能爲。皆州縣吏張大其勢。蔣公慮其叵測。提至江甯獄。科以軍流罪。旋得玉林所寄其黨私書。意存反復。復密奏。請處以重法。 上以前後歧議。嚴譴蔣公。而君及鹽政福森。亦均降調以去。而陶公澍適奉總督兩江之 命。朝廷又特遣戶部尙書王公鼎。侍郎寶興公來江査辦。合奏留君。襄鹺事。踰月而議定。始裁鹽政歸總督兼轄。大裁浮費。略與君前策相出入。旋又奏以君往査湖廣銷引情形。及勘議淮北改票事宜。故君卸任而仍與鹺事終始。道光十二年。湖北大潦。湖督盧公坤。奏調赴楚。總辦隄工。君歸自淮北。卽赴楚。時江隄。則有武昌之江夏蒲圻咸甯嘉魚。荊州之江陵公安松滋監利。黃州之廣濟黃梅。漢隄。則有漢陽之漢川沔陽。安陸之鍾祥天門京山潛江。亙千里。同時告災。君策緩急。陳利害。往返跋涉。半載告竣。會是秋蛟水復驟至。新堤完潰各半。盧公以天災非人力所及。仍請以道員留楚補用。奉 旨送部。引見。君終引

咎不安。力乞疾歸。明年。浙江海塘役興。侍郞趙公盛奎。及原任河督嚴公烺。皆馳書促往。君辭不赴。而淮北票鹽大暢。陶公以君首議功奏聞。且促君出山。咨部報陞。行有日矣。而病復作。十四年夏四月。君疾寖劇。乃復請假。而竟不起。年五十有九。君生平以仕爲學。尤篤好圖志。其在浙江奉勘災祲。則成浙西水利圖說備考。在河工。則撮取所屬府州縣地圖。各系以利病。成河北采風錄。及江淮河運各圖。其在湖北。則有漢江紀程。及江漢宣防備考。其在兩淮。亦有淮南北場河運鹽走私道路之圖。每吏一方。必能指畫其方之形勢。與所宜興革。若將饗饋。而旋去之。所至倥偬。講求日不暇給。左手畫圓。右手畫方。故士見用於三代後蓋難矣。四方大吏以才難之故。爭相奏調。倚君若左右手。刑名漕賦。水利鹺政。若風雨總至。君朝南暮北。席不暇煖。所試或效或不效。無一竟其用。故無專長特績。可頌當時。傳後世。而近日海內談實用之學。必首推董君。則其誠求之心。堅毅之力。足以孚下而信上。士所遇。大遂不大遂。固自有命焉。豈以是加損哉。所著書未刊者。尙有詩集若干卷。學治體行錄若干卷。其未成書。有韻

史纂說若干卷。孜孜矻矻。導原植根。推而放之。充如也。娶前葉後邱。皆封淑人。子二。世翰世口。女四。以某年月日葬某原。梅郎中曾亮。已爲誌銘。林中丞則徐書丹。故予表其墓。特揭君學行志事之大者于阡。禮儒行有曰。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君之謂哉。君之謂哉。

戶部左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周公神道碑銘

上之是非不明。則其公在下。下之是非不明。上之是非明。則其公在上。公在下則是非與黜陟出于二。公在上則匯直出于一。且以黜陟正是非。尤克昭蘇萬物平概羣品。 國家承明之敝。決獄法理。而 今上六七載。各直省若涇縣之獄、渭南之獄、太原之獄、德清之獄。匹夫匹婦猶有不獲其情者。輒煩朝廷重臣親跋涉萬里。或內付廷尉。而後平反之。重敝半歲。咸卒破壞。故幽隱畢達。而吏不敢以民命草芥。其尤甚者。湖南湘潭之獄。侍郎周公以手書爲撫臣訐奏。身謫職削。吏乘勢益無忌。黨幷雷同。剷根滅跡。巨奸逸法網。良牧絓劾議。萬夫吞氣。放臣息影。惴惴蝸居。灰心絕望矣。而雷霆忽發于 新政之初。

起廢之詔。舊撫之讁。與一二嗣治獄之督撫按察。相繼竄投閒散。而復公舊職。敭歷中外。復爲　天子重臣。使獄事虛實曲直出濁盆而照日月者。皆出

天明天聰特照獨斷。嗚呼。豈非公在上而是非出一者與。方獄事之起。始以江西客民之獷横。繼以湖民之報復。大吏不善鎭撫。以致閉城罷市。械鬬兼旬。人心洶惶。幾激大變。時値　仁廟六旬萬壽之年。撫臣慮干不測。初奏至即諉匿不以實聞。而首羅織在籍石給事中爲鉗塞言路計。識者亟知其無意獄事矣。公鞫其實奏材官。竄得狀知虛實。大獄虛離湖南巨患。既而奏本末。有

敕馳詢。猶不以撫臣爲不可與言。手書忠告。撫臣方倉皇于　廷救。不德反讎。遂一意讒前。反噬搆陷。公以是獲　嚴譴。然。天。下。亦。遂。曉。其。一。棋。誠。一。傾。險。一。忠。直。一。罔。上。詩曰云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古今君臣寮友之際。詎不甚難哉。以公至誠無逆億若是。設迺軍國事重且大於此者。必不肯隱忍卻顧囁嚅明矣。迺友有賢於舊撫者。其必竭誠無不盡明矣。被放南歸。先後尚蒙棋賞之　褒。觚直之　諭。　仁廟知公不謂不深。乃守制起

復未幾。而被議。 今上再起。疑 擢用而遂不祿。士功業顯不顯於世固自有命焉。於人又何尤。公文學在士林。典刑在鄉邦。政績在海內。有李君兆洛行狀。及江蘇謝祠名宦公狀在。惟湘潭一獄本末。則迄今海內傳聞尚有不盡其情者。故敬揭 國家所以重民隱決壅蔽。使孤立樸誠之士百摘不傾。有以作百世臣子之氣者於前。而後以公生平他行銘諸後。公諱系英。字孟才。號石芳。湖南長沙府湘潭縣人。乾隆戊申鄉試舉人。庚戌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詹事府右春坊右贊善司經局洗馬翰林院侍讀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光祿寺卿內閣學士吏戶兵工四部侍郎兼署禮部右侍郎充 高宗實錄館纂修官 仁宗實錄總纂官副總裁咸安宮總裁治河方略館副總裁文淵閣直閣日講起居注官 南書房 尚書房行走嘉慶戊午庚申順天鄉試壬戌會試同考官福建江南順天鄉試副考官四川山西江西江蘇學政。卒道光四年七月三十日。生乾隆三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歲。卒 旨祀江蘇名宦祠。曾祖某。祖某。父某。皆貽如公官。妣某。以上皆貽太夫人。配謝夫人。子

銘恩。副貢生。江華縣教諭。貽棫。監生。貽棪。廣東鹽庫大使。孫二。葬某原。銘曰。

帝選宿學。入侍 講幄。公矢其懇。匪夕伊朝。受知 兩朝。若雲在霄。曰汝教督。於汾於蜀。士宥其識。曰汝司衡。於南於京。士眷其英。曰汝貳部。司空司馬。股肱且股。 天鑒其衷。民籲其恫。公斐其弱。雖則艱難。 仁廟斯眷。溫綸載渙。卒俟其定。以貽 嗣聖。大正厥命。臣受於君。子受於親。惟命之循。 實錄手緘。中夜感涕。曰思 先帝。弗懲厥前。益矢厥肩。捄民恐遲。手拮口瘏。大災克蘇。士氣克紓。庶公其幸。以潤四海。易云不待。公重如山。公粹如璠。莫失之憲。公位日崇。公產不充。一畝之宮。顯顯令哲。皤皤黃髮。易云其忽。竊碑湘濱。公配恪勤。以教事君。

湖北崇陽縣知縣師君墓誌銘

道光二十有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湖北武昌府崇陽縣生員鍾人杰聚黨倡城授官。知縣師長治死事。賊遂陷崇陽通城。大戰官兵。明年正月。賊平。湖廣總督奏師君遇害始末。 詔賜卹如例。部議予世襲雲騎尉。君故與源同鄉試。官

內閣。又獲交于君之伯父前海州知州堯采。故其歸葬也。海州命源志其事。且銘其幽。嗚呼。崇陽之事。愼爲君歎悼哉。崇陽固萬山中。胥役故虎而冠。凡下鄉催徵錢糧漕米。久魚肉其民。生員鍾人杰金太和者。亦虎而冠。與其黨陳寶銘汪敦趨而包攬輸納。不數年皆驟富。與縣胥分黨角立。前知縣折錦元慣不治事。一惟胥役所爲。致兩次閙漕。據巡撫伍長華所批漕石加收一斗之數。造牌遊縣。毀差房。武昌知府明蝬惟以調停姑息。于是姦民日肆。湖廣督撫劾能折錦元。以金雲門往署縣事。係金太和武昌獄。勢少戢。是年九月而師君至。鍾人杰閙上游檄捕甚急。疑其仇生員蔡紹勳所主使也。約黨渡河篡取之。至則紹勳已逃入城。卽賊其家。焚其廬。幷率數百人躡逐入城。城門已閉。內外鼎沸。知縣師君登城諭之。不退。城內兵役矢石相持竟夜。質明城外人益衆。踰城入。大索蔡紹勳不得。則執知縣追令申狀。詈蔡紹勳作亂。鍾人杰倡議助捕反者。幷請上司釋金太和歸縣。時武昌知府明蝬以事在蒲圻。距崇陽一日程。師君先令其長子懷印潛出城。請明蝬來縣彈壓。而明蝬愈回武昌。于是衆益張。師君

遂罵賊死。妾吳氏及姪女皆殉之。師君莅任甫百日。收漕無耗羨。鐘人杰無可歸罪。乃樹斂而哭祭之。言已以報仇倉卒誤害良吏。事不獲已。遂劫庫獄。散倉粟。造幟械。劫境內四十八堡堡出人若干。不從者殺。然烏合鄉民。無槍械。距省僅二百餘里。使省城以兵數百星夜馳赴。立可散黨窩渠。而武昌督標兵因夷寇調赴江浙。存城無幾。總督裕公以兵二百駐咸甯。距崇陽百里。以俟提督之至。賊得日夜脅從。衆數千陷通城。又攻蒲圻。攻通山。衆至萬餘。率官兵挫之蒲圻城外。殺賊千餘。湖南兵亦分守要隘。脅從半散。明年正月十八日。提督劉允孝至。先張疑兵大路。而正兵由蒲圻進剿。黨羽瓦解。鐘人杰猶覺就縛。前後調湖南北兵五千餘。請帑二十餘萬。所獲首從各犯文武生員至十餘人。嗚呼。國家轉漕七省。二百載來。幫費日重。銀價日昂。本色折色日浮以困。于是把持之生監與侵漁之書役交相爲難。各執一詞。弱肉強食。如圜無端。及其難消。俱傷兩敗。雖有善者亦末如何。而或代受其禍。近年若浙之歸安仁和。蘇之丹陽震澤。江西之新喻。屢以漕事興大獄。皆小用兵。而崇陽則大用兵。不甯惟是。距崇

陽事未二戰。而湖南耒陽復以錢漕浮勒激衆圍城。大吏至調兩省兵攻捕于瓦子山曾波洲。臘月始解散。俘生員歐陽大鵬等于京師。論功行賞。與湖北崇陽一轍。嗚呼。僅爲師君悼歎哉。君道光己卯科順天鄉試舉人。前任浙江上虞縣。死時年四十有五。妻口氏。以奉母留揚州不與其難。子世杰。以某年月日歸葬陝西韓城之某原。銘曰。

國家大政食與戎。漕窮發兵相激舂。豪民豪胥維竄同。蚌鷸相持乃相攻。吁君之難民之恫。維賊猶存三代公。崇陽未已耒陽從。大刑屢修誰剸窮。易爻訟師繼需蒙。膠庠獄亦承平功。法窮匪變云胡通。嗚呼漕賦安所終。

廖含虛先生墓誌銘

郴州含虛先生之歿也。弟子在武昌者豎服走二千里踵門而哭之。郴之人巷不歌舂不相者逾月。或曰先生力學獨行於孤貧之中。爲國人矜式。故能然。蓋隱君子也。或曰不然。先生不由師傅。自靈樞遁甲形家言。放而至於丹青琴奕詩古文詞。靡不通。課子若孫以忠孝。奚其隱。或曰先生晚而逃禪。衆習導引。其

生歿皆有與。其游方之外者歟。或曰詩人歟。邵陽魏源獲交於先生之孫宗湘。湘爲言先生行事至詳以備。卒亦莫能再名也。嗚呼。古則有士。不爛其光。世而我遺。放彼窮鄉。行無轍迹。學無故常。未嘗自貧。於萬物。物亦莫之能傷。無他。其天全也。源何足以知之。無已。請志之曰。先生廖其姓。奇珍其名。所之其字。含虛晚自號也。郴州人。卒嘉慶二十有五年九月日。年七十有五。葬州之西鳳鄉尋母嶺下。配曹。子二。紹衡紹蓮。孫五。宗淵、宗南、宗玫、宗海、宗岱。所著書若干卷。藏于家。又臚其行繫諸銘。銘曰。

有古君子厎而闇。少賤多藝竊其羣。負薪掛書汲養親。翦髮餘飲負土墳。國人皆曰孝子珍。不夷不惠行中倫。神完氣夷無色聲。開其竅款皆逡巡。五鑿六欲分與眞。獨樾其戶堙其原。赤光出戶夜燭鄰。嗒然坐逝遺吾身。羌孰測兮天耶人。繫車束芻來踵門。弟子千里走以跋。曷以毖幽墳怪蹟，有孫有孫能斯文。

張鐵甫墓誌銘

君子之學。太上明諸心。次尊見。下徇習。以本爲淵。以用爲標。匪膠乎一。惟是之

全。渾渾以圓。卒符人所羣。然此明諸心之事也。以己爲獎。以性所近爲沿。雖不軌乎大同。自信甚專。能使物靡然從焉。此身見之事也。以衆爲鵠。以耳爲目。以時地所迴爲嚮。易以自足。此術智者之耶。立今指古。遞數歷遷。本與支相維。狂與狷相劘。虛與實相犄。其能以道易天下。必明諸心者也。過此則意見參焉矣。見則成習。非宏毅莫之返。明之季。梨溪蕺山以躬行返天下虛習敦于實際。體明用光。厥施未昌。而　國初諸子裂之。守朱者曰戶庭之儒。考經者曰途轍之儒。皆將以矯虛就實。而叩其自得則瞠然。以所見諸用則瞠然。戶庭途轍之儒充天下。吳江張君。志返世習而未能者也。始治經於途轍者有年。既而曰是迹也。何以有諸躬。繼研道於戶庭者數年。既而曰是域也。何以會其通。久而以宋貫漢。朱融陸渾。其中廓有容。則又慨然曰。如有用。我尙未之能信也。則如之何。衡王道。測民隱。程日用。必返諸原。毋閡毋塈。擴充大半。未見其止。而遽以死。死之旬日。江南鄉試榜發畢第一。於是弟子張生洲奉遺書及狀謁於主考龐山湯侍郎。又明年求銘於侍郎之門人魏源。源觀君之學。始以其虛受衆是。入而

融之。繼以其實辭衆非。故出而公之。體用本原。既滙於一。以培以去。事半功倍。原既復矣。見與習爲蝕蠹。君名海珊。字鐵甫。生於吳。吳人莫之知。知生者張。知死者湯也。其死以父印江游濱不返。致心疾也。在道光元年八月。年四十。妻邱。子三。所著文集如干卷。日記一卷。言禮言兵言農之書。各如干卷。銘曰。

好游而戒外兮。好友而戒兇兮。粗以叟觀。終不內兮。其農田水利。小試諸鄉澮兮。其知兵處變。訛言不戒兮。抑其學之緒端耳。匪云艾兮。我銘哨君。未光大兮。

李希廉墓誌銘

嘉慶十有八年。提督湖南學政蕭山湯侍講賓士八十餘人於朝。明年。桂東李君克田試舉出都。侍講三誥之曰。損酒益食。損文益質。損名益實。君拜受以行。時年二十有九矣。豈弟。溫。良。吉。祥。而。芳。負。斐。然。之。狂。遒。廖。廖。之。志。卒。歸。反。求。能自。得。師。一。年。而。損。口。二。年。而。損。交。五。年。而。損。飾。其。未。能。然。也。於。家。家。多。閡。者。於鄉。鄉。多。嘖。者。久。益。克。試。家。邦。歸。仁。于。于。以。興。未。見。其。止。也。逾年。郴州陳起詩以書來。則君死矣。悲夫悲夫。於是同門魏源卒哭而爲之志曰。君之始中可知也。

幼慧自憙。長敏於爲。從教龢嚴先生某而折節知自克。及見湯先生而始刳心於道。士之赴道者以名。君獨以其誠。親庭叱咤。不及犬馬。交處十年。未嘗慈顏覿侮不知。迴毀不億。侮愧說服。不大聲色。抑天性過人。非矯以然。至其引繩墨切過失。閑小大。枉尋尺。則自君之歿。吾黨士咸若無所依者。詩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君其有焉。而遽以死。天其祝予。悲夫悲夫。君卒以道光元年七月。年三十有九。娶前黃後胡。子二。葬某原。希縢字也。詩文發于天機。油油可詠。有晉人之風。銘曰。望其墟。皋如墦如。大哉死乎。君子以息其軀。

湖南按察使贈巡撫傅鼐傳

傅鼐字重庵。浙江山陰人。祖體仁。江西萬安縣知縣。父兆東。四川南部縣典史。始鼐以府經歷仕雲南也。猓夷擾邊。威遠廳歷戕同知。大吏以鼐往圖之。乾隆五十九年。以緘猓二百餘功。擢知甯洱縣。明年。從雲貴總督大學士嘉勇貝子福康安討貴州湖南紅苗。復以計擒酋吳半生功。賜花翎。以同知直隸州用。旋丁母憂。以金革奪情。嘉慶元年冬。授鳳凰廳同知。廳治鎮筸。當苗衝。戶竄亡。而

明年春。大兵已移征湖北教匪。月給降苗鹽粮銀糧饜之。而氣愈驕。藉口前宜勇伯和琳苗地歸苗之約。遂蔓延三廳地。司事者至倡以苗爲民之議。議雖應其求。爾知愈撫且愈驕。而兵能難再動。且方民弱苗強也。乃日招流亡。附郭棲之。留其丁壯。而碉其要害。十餘碉則堡之。年餘。犄角漸密。苗始出沒。遂死力攻阻。爾以鄉勇東西援救。戰且修。其修之之法。日近其防閑。遙其聲勢。邊牆以限疆界。哨臺以守望。礮台以堵敵。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戰。以遏出。以截歸。邊牆互山澗。哨台中邊牆。礮台栫其衝。碉堡相其宜。凡制數者。近石以石。遠石以土。外石中土。留孔以槍。掘濠以防。又日申戒其民曰勉爲之。是有三利。矢不入。火不焚。盜不踰，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數敵。犄角故勢強。民競以勸。百堵皆作。而三年苗大出。焚掠下五峒。大吏將中爾開邊釁罪。又兵備道某者。阿意咨出納。以旁掣之。事且敗。會四年鎮筸黑苗吳陳受聚數千犯邊。於事有苗讎何嘗底定之　詔。責巡撫姜晟嚴首賊。爾爲禽之。始奏加知府銜俸。是年碉堡成。明年邊牆百餘里亦竣。苗幷不能乘隙竊出沒。每哨台舉銃角。則知有

警。婦女牲畜立歸堡。環數十里戒嚴。於是守固矣可以戰。時鎮筸左右營黑苗最惡邊。適諜悃金塘驍苗悉出掠瀘溪。即夜三路擣焚其巢。復回要伏苟拜巖。大殲之。苗氣始奪。六年而貴州竄迴。蓋湖南環苗東南北三面七百餘里。其西面二百餘里之貴州邊。尚未修備。故石峴苗復思狡逞。煽十四寨。並附近湖南苗以叛。鼐以鄉勇千五百馳赴銅仁。而貴州巡撫伊桑阿莅。叱其越境要功。遂以招撫戡定奏。回貴陽。時首逆枱械皆未徵。各寨方洮然。沿民赴愬雲貴總督琅玕。琅玕莅。檄鼐會勦。三日。蹴破諸寨。其破巖屯浙也。前兩路。賊皆壘石守。鼐使貴州兵攻其前。而自領鄉勇夜探山後徑。猱引上。黎明始達。礮天降。火寨迴。貴州兵望之。亦齊呼奪隘。遂進破五巢。其破上下潮也。萬山一峽。苗以死守。乃夜分貴州兵左右襲山圍之。而親督鄉勇黎明攻峽。至晡。礮破之。追逼其寨。驍苗方迎死戰。即分兵火寨。上潮潰而下潮亦望風潰。又爲守隘貴州兵禽斬。前後殲苗二千餘。三日。擣穴平。倣湖南法。建碉堡守之。而伊桑阿冒功譏邊罪。爲新巡撫初彭齡劾伏法。鼐遂奉

旨總理邊務。始鼐議遷永綏城於花園。

副將營於茶洞。而貴州亦藉永綏聲援。重其移。乃屢陳督撫。益力至是詔
琅玕查奏。乃再赴銅仁。面陳永綏孤懸苗巢。形釜底。自元年盡撤營汛後。城以
外即苗地。有三難二可慮。并請於貴州邊設螺螄堡。移湖南守備戍之助彈壓。
琅玕乃奏移駐。是七年九月遂移之。既而其城羣苗爭占。彌月槍礮聞黔境。乃
以鄉勇敵百深入。怨遠近苗大集。急上據吉多寨。苗數重環之。銃相繼。乃以奇
計穿圍去。苗疑不敢偪。然自此遂議繳槍械。以絕其牙距。其抗命者則復有永
綏生苗鳳凰黑苗之勦矣。初永綏以廳城掣肘。從未深入其巢。果抗繳槍械。而
積惡石宗四等。并阻丈田土。復糾數千苗大猖獗。而是時廳已移出。且分駐形
勢地。又得貴州螺螄堡可駐兵。遂立以鄉勇千餘。苗兵二千。敗之夯都河。使永
綏鎮營兵扼後路。而自分兵進攻。連燒六寨。乘勝窮追。至陽孟岡。嚴寒。山路凌
兢。方少息。忽五鼓萬苗突至。跳起揮兵禦之。時火藥餘數十觔。而後路既絕。苗
四面急攻。銃發如雷。勢岌岌。會雨霰雜下。苗繩硝溼。槍凍。比曉。我兵乃刀槊並
前。人自爲戰。蹙至山後。斬墮溺死二千餘。生擒石宗四。明春正月。移兵螺螄堡。

連勦破口漏魚補抽等寨。焚巢破卵。是役也。賊起事即戕良苗故爾得以驅策苗兵深入轉戰月餘破寨十六獲槍礮刀矛三千有奇餘寨乞命降永綏苗一舉平。此後惟高都兩頭羊役。遂不復用兵。二寨皆鳳凰深巢天險。各寨繳兵後。猶負固。至是。皆乘雨夜衡濛襲之。懸徑出奇而後破。其貴州苗未繳槍械者。亦發印諭五十道。遍檄黔寨。咸震讋無敢抗。時嘉慶十一年也。初乾隆乙卯嘉勇貝子征苗時川湖貴廣重兵環境有進康熙五路平苗策者不用故苗得并力拒大軍爾則偵諜閒然竄東擊西倏然其去忽然苗各自守則黨日離不測則猜忌紕從來備西北邊莫善於李牧一大創之之法禦流寇莫如堅壁清野法而懲苗則莫如沈希儀䳘勦法爾專用之大小百戰殲苗萬計追出良民五千口。良苗千餘口。而所用不過鄉兵數千。則惟訓練有過人者大都苗瑤用兵與他地。重山深壑。與複巇峭。而苗猱騰獸躍如平地。此一長也。地不可容大衆。其進無部伍行列。退則鳥獸竄。罔週胥遂。賊忽中發。內暗外明。猝不防及。此二長也。銃銳以長。隨山起伏。命中莫當。惟腰繩藥。無重衣裝。此三長也。爾因苗地。用

苗技。先教沙輕走以習步。仿造苗槍。立上中下三的。以習仰攢俯攻。臨敵則亦不方陣進。呼衆嘯散。無異以苗攻苗。又苗衆挾利刀。乘我火器甫發來戕。因兼習藤牌閃躍法。狹路則短兵制之。彼橫衝則遊捷勝之。每戰還。必嚴汰。數年。始得精兵千。號飛隊。優賚。勸練。而嚴節制之。行山淵風雨而行。列不亂。遺貲貨。械道。無反顧者。共甘苦。若妻子。哭陣亡若子弟。報公憤如私仇。而鄉兵明地利。習苗情。又多被禍同仇之人。是以致死如一。十年。勦永綏苗事聞。詔各省督撫提鎮。以公練鄉勇法練官兵。宋史稱辰州土官桼再雄。練土兵三千。皆披甲渡水。歷山飛塹。遂一方無邊患。故詳著之。俾司苗疆者。有考焉。至其屯田一事。與修邊牆苗錯壤。皆於十年蕆事。其始不無廣占民田。以權利害輕重。及事定。民爭復業。頗有訟言。於是譏者人異詞。余獨徵於上巡撫高杞書曰。防邊之道。兵民相輔。兵衛民。民實屯。有村堡以資生聚。必有碉卡以固防維。邇者貴州巡撫初公。奏苗均田一事。請陳利害情形而效其說。湖南苗疆。環以鳳凰永綏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廳縣。犬牙相錯。其營汛相距。或三四里。或五六七八里。故元

年班師後。苗雲擾波沸如故。維時。竊竭。心。籌。之。無。出。碉。堡。爲。上。遂。募。丁。壯。子。弟。數。千。以。與。匪。苗。從。事。來。痛。擊。去。修。邊。前。戈。矛。後。耶。許。得。險。即。守。寸。步。而。前。而。後。苗。銳。挫。望。絕。薪。爐。焰。熄。堤。塞。水。止。然湖南乙卯二載用兵來。已耗帑金七百餘萬。國。家。經。費。有。常。而。頑。苗。叛。服。無。定。募。勇。不。得。不。散。則。碉。堡。不。得。不。廣。後。患。不。得。不。寘。則。自。圖。不。得。不。亟。迺立合作。且耕且戰。所以招亡撫患於始也。均田屯丁。自養自衛。所以一勞永逸於終也。相其距苗遠近。碉堡疏密。爲田畝多少。鳳凰廳碉堡八百。需丁四千輪守。並留千人備戰。共需田三萬餘畝。乾州廳碉堡九十餘。守丁八百。屯田三千餘畝。保靖縣碉堡四十餘。守丁三百。屯田千五百餘畝。古丈坪廳苗汛。止設碉堡十餘。守丁百。屯田五百餘畝。永綏廳新建碉堡百餘。留勇丁二千。亦屯田萬餘畝。而後。邊。無。餘。隙。各。環。苗。以。成。圈。圈。之。勢。峻。固。防。省。國。計。也。異。族。偪。處。非。碉。堡。無。以。固。碉。堡。非。勇。丁。無。以。守。勇。丁。非。田。畝。無。以。贍。在邊民瀕近鋒鏑。固願制世業而保身家。即後路同資屏蔽。亦樂捐有餘以補不足。況所募土丁。匪其子弟。則其親族。而距邊稍遠者。則仍佃本戶輸租。覘

古來屯戍。以客卒土民雜處者。勢燕越矣。與一旦散數千驍健無業子弟流爲盜賊爲無賴何如。收怨釋就熟之用。而不費大帑一錢。稽之古效則如彼。籌之今勢則如此。惟執事裁之。其堅持定議者。大指蓋如此也。積久制益密。田益闢。則又有出前議外者。於是墾沿邊隙地二萬畝。曰官墾田。又贖苗賣民田萬餘畝。曰官贖田。以備補助。濟折耗。以廩屯官。授屯長。以給老幼丁。賞練勇。歲修城堡。豎神祠學校養濟院育嬰堂費。百務並舉。而苗占田三萬五千餘畝。亦以兵勒出屯。效力苗兵五千。其苗弁復自呈七千餘畝爲經費。以苗養苗。即以苗制苗。於五年陳屯政三十四事。十年陳經久八事。十二年復陳未盡七事。大抵其經費田。皆佃租變價者。其屯丁田。則附碉躬耕者。其訓練與農隙講武。則屯守備掌之。以糈於兵備道者。使兵農爲一。以相衛。使民苗爲二。以相安。故約官與兵民。曰毋擅入苗寨。毋擅役苗夫。約苗。曰毋巫鬼椎牛聚飲以靡財。毋挾槍矛尋睚眦釀釁。則永永不窮且變。遂同學校同考試。嗚呼。其善深長思矣。雍正間。張尚書廣泗。改黔粵苗歸流。設九衛屯法。蓋以經略督撫之權行之。故帖

帖無異議。鼐區區守土臣。未領縣官斗糧尺兵。所事大吏。不掣其肘。即已幸。徒自奮於齟齬拮据中。蓋獨爲其難。即其始欲不借屯以養丁。繼不長屯以安烏合數千衆。其可得乎。後之君子。設身以處之。綜其始末。揆其利害。而知用心苦矣。十三年屯務竣。入覲。

詔曰。國家治民以官。任官以人。辰沅永靖兵備道傅鼐。專司苗疆。十有餘載。鋤莠安良。除弊興利。置碉堡千有餘所。屯田十有二萬餘畝。收卹流民十萬餘戶。屯兵練勇八千人。追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復勸懇化導。設書院六。義學百。選苗最優向學。衞求考試。遂已革面革心。朕久聞其任勞任怨。不顧身家。悉心籌畫。臻斯完善。特因未識其人。尚未特沛恩施。今日召見。果安詳諳練。明白誠實。洵傑出之才。堪爲封疆保障。若天下吏咸若是。何患政治不日有起色。其即加按察使銜。用風有位。明年。授湖南按察使司按察使。以苗弁兵民籲留。命每秋一赴苗疆。慰邊人思。鼐之在苗疆也。日不暇給。門一木匭。訴者投滿其中。夜歸。倒出閱之。黎明升堂。剖決盡。兵民以事至。直至榻前。及爲按察使。一如同知時。下無壅情。故事無不舉。十五年。兼權湖南布政使

司布政使。十六年。復入覲。天子方將擢彝巡撫。以大爲湖南民。而六月卒於官。事聞。震悼。贈巡撫。賜祭葬。敕祀名宦祠。並許苗疆專祠。嗚呼。捍大災。禦大患。有功德於民者。彝年五十有四。嗣子端弱幼。故未有碑狀。嗣兵備道者。桐城姚興潔體予纂屯防志。鳳凰廳志。志例當有傳。乃傳。

論曰。方彝之甚於大吏以掎齕也。則鎮筸鎮總兵。富志那實保全之云。又畢歲給降苗十餘萬金以委之。故彝得以參苗者。然苗富志那從征大小金川。習知山硐設險之利。彝實從受之。卒以成功。仁人利溥哉。二妾寡居。飦粥不給。而識彝者迄今閒閻焉。吁。北山勞大夫所爲太息者也。

歸安姚先生傳

姚先生名學塽。學者稱鏡塘先生。世居湖州歸安雙林村。父意峯先生。以乾隆丙戌十月丙午生公。性介厚重。在孩不戲。見物不取。父兄坐庭上。久侍立足不動。既長。韻嚮穎悟。又毅然力行之。嘉慶己酉。舉浙江鄉試第一。父喪骨毀。丙辰。成進士。官內閣中書。輒歸侍母。母不許。復之官。戊辰。主貴州鄉試。歸。道聞母憂。

痛父母不得躬侍祿養。遂終身不以妻子自隨，既服闋。獨行至京。有一子世嘉。早世。以其弟之子世名爲己子。留於家。秩再滿。轉兵部主事。累遷至職方司郎中。居京師三十年。粗糲僅給。未嘗受人一物。故事部員於其鄉人之有事到部者。許同鄉官具保結。各有例規。謂之印結費。又外任官至京。於其同鄉同年世好之官京師者。各留金爲別。此二者京官類以自存。習爲常。公獨一無所受。其門下士伍長華官湖北布政使。至京。以五百金贄獻。亦不受。或固辭不得。強留而去。則翼日呼會館長班持簿至。書而捐之。前後捐館中者三千餘金。居喪時。有氈帽一。布羔裘一。終身服之。監縷不改。蓋所謂終身之喪。至署供職。衣敝衣冠。廁狐貉中。晏如也。持身嚴而遇物謙下誠懇。惟恐傷其意。自奉極淸苦。而春秋祭祀必豐。祭畢輒邀同人飲餕。善飮無量。雖酣至無算。而酒令精明。未嘗誤。談論娓娓。而終席未嘗一言踰矩。其酒皆與客傳壺自酌。不令僮僕侍立也。平日未嘗輕議時事臧否人物。而偶一及之。輒確當不易。雖綜事之精。觀人之細者。無不服也。平生未嘗著書。而經義湛深。源嘗以大學古本貫之。先生曰。古本

出自石經。天造地設。惟後儒不得其脈絡。是以致訟。吾子能見及此。幸甚。惟在致力于知本。勿尋空言而已。其文章尤工制義。規矩先民。高古淵粹。而語皆心得。使人感發興起。有先生而制義始有功於經。當與宋五子書並垂百世。遂出守溪安溪之上。蓋自制義以來一人而已。初尚書彭齡掌兵部。詣先生至堂上。躬起肅揖之。先生亦不往謝。大學士伯麟兼管兵部。屢詢司員姚某何在。欲先生詣其宅一見之。終不往也。先生六十歲生日。同里姚總憲文田貽酒二罌爲壽。固辭。姚公曰。他日以此相報可乎。乃受之。先生之學。由狷入中行。以敬存誠。從嚴毅清苦中發爲光風霽月。闇然不求人知。未嘗向人講學。仁熟義精。晚年德望日益隆。自公卿遠近無不敬之。雖文人豪士傲睨自負者。語及先生無不心服。無閒言。蓋誠能動物。不知其所以然也。官京師數十年。未嘗有宅。皆僦僧寺中。紙窗布幕。破屋風號。霜華盈席。危坐不動。暇則向鄰寺尋花看竹。僧言雖彼教中持戒律苦行僧不是過也。道光七年冬十月。 廷試武士。執事 殿廷。敝裘單薄。晨感寒疾。即呈告開缺。上官不許。給假一月。然先生歸志已決矣。其

在部也。必慎必忠。遇事必求無憾。感吏以情。吏不欺。既病。不寢。日正衣冠而坐。有問者必起謝揖。十一月戊戌。病篤。神明湛然。拱坐而歿。年六十有一。大人先生及士夫至負擔聞之。皆哭。姚都憲秋農、張閣部小軒、朱閣部虹舫、陳學士碩士、龔觀察闇齋、戚洗馬蓉臺、與其門人治其喪如其志。著有竹素軒制藝若干卷。姚兵部詩文集如干卷。魏源曰。道光壬午年。拜公於京師水月菴。以所注大學古本就正。先生指其得失。憬然有悟。遂請執弟子禮。先生固辭。而心中固終身仰止矣。國朝醇儒推湯陸。先生取與之嚴。持守之敬。不亞湯陸。而深造自得過之。發爲文章。形於語默。左右逢源。可與胡敬齋先生並。其當崇祀瞽宗以矜式百世。蓋有待于來者焉。

武進李申耆先生傳

自乾隆中葉後。海內士大夫興漢學。而大江南北尤盛。蘇州惠氏江氏。常州臧氏孫氏。嘉定錢氏。金壇段氏。高郵王氏。徽州戴氏程氏。爭治詁訓音聲。瓜剖釽析。視 國初崑山常熟二顧及四明黃南雷萬季野全榭山諸公。即皆擯爲史

學非經學。或謂宋學非漢學。錮天下聰明知慧。使盡出于無用之一途。武進李申耆先生生于其鄉。獨治通鑑通典通考之學。疏通知遠。不囿小近。不趨聲氣。年甫三十。而學大成。兼有同輩所長。而先生自視欿然如弗及。嘉慶甲子。以第一人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知縣。擬選四川某縣。以親老告近。改安徽鳳臺縣。縣治與壽州同城。爲古南北用武地。瀕淮汝。時患水。西北界蒙城阜陽。遶者百八十里。土曠而民悍惰。喜剽掠。黨羽至千人。各有頭目。殺傷人日或數起。號難治。前令或不越歲輒謝事去。故治率苟簡。君下車即周歷縣境。辨地形。察水道。并出教與紳士商興修事宜。首從事于田賦保甲。前代淮南北屯墾甲天下。陂渠久廢。君先治豐湖焦岡湖。建牐築堤。濬溝十餘所。民有蓄洩。屢歲告收。遂以其餘力葺學宮廨舍祠廟津梁。百廢備舉。積年鉅盜悉就禽。有周清者。盜魁也。一日忽自投階下。願效驅使。且盡散其黨歸農。君勞以酒食。使充捕首。于是境不閉戶。壽春鎮總兵標兵多撓治。獨憚君威望。城西湖窪下。舊免租賦。爲兵民樵牧之所。相傳兵四民六。而無畛界。營馬縱踐民田。民

爭屢不勝。且分隸壽州鳳臺。事權不一。至是民復共怨君。念此非可口舌爭。命蓋驅其馬。兵噪洶洶。不爲動。總兵多隆武憤。白於總督巡撫。乃檄盧鳳道鳳陽府會勘丈量。以十四里歸兵。十七里歸民。掘溝界之。兵民爭永息。君晨夜治事。數年縣大治。以其暇輯志乘。訪名勝。登八公山置酒賦詩。先後在縣七年。中署壽州事三年。丁父憂歸。服闋。當赴選四川。而恬退不復出山。巡撫康紹鏞固請往廣東教其子。偕回揚州。先後爲君刊書數十餘種。時道光元二年也。君既倦游。適當事聘主江陰暨陽書院。遂不出矣。家有藏書。弟子日衆。擇其尤者分治天文輿地二業。康熙乾隆皇輿一統圖。板存內府。海內無從購求。陽湖董君祐誠有撫本。惟分四十一圖。大小瓜離。不便披覽。且無歷代沿革。乃改爲總圖。每方百里。而以虛線存天度之經緯。光用朱印數十部。墨注古地名其上。起三代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略依皇輿表及一統志。每代各注一圖。號曰歷代沿革圖。皆以朱圖爲本。而墨圖緯之。但朱圖可印。而墨圖則在人自加。故未能廣布也。元和李君銳有三統四分乾象三術注。君欲推廣之。取歷代史中律歷

志。盡通其法。因事體重大。未能究業。乃先成天地球及天文圖。地球以銅與木爲之。各一。濉學者不能明。乃爲文以釋之。星圖則依　大淸會典天文圖。以覲法變赤道爲直線。分十二宮爲十二圖。而別繪近南北極星爲圓圖。列于前後。以較之赤道南北分圖尤便覽。且較原圖補入增星推準度分。以便占天者之考覽焉。君家居不預官事。惟與水利表忠節。則陳諸當事。盂瀆河久塞。君言於巡撫陶公重濬之。芙蓉諸圩田被潦。則倡率修復之。所自著書率未就。而刊布前人遺書遺集金石鞠蟲至數十種。見人一技一善。欣然若已有。其論學無漢宋。惟以心得爲主。而惡夫以飣餖爲漢空腐爲宋也。故以通鑑通考二書爲學之門戶。弟子蔣彤錄其平生緒論爲暨陽答問。又記其言動爲先師小德錄。可與可觀。與陸桴亭思辨錄可相表裏。近代通儒一人而已。

魏源曰。乾隆間經師有武進莊方耕侍郎。其學能通於經之大誼。西漢董伏諸老先生之微森。而不落東漢以下。至嘉慶道光間。而李先生出。學無不窺。而不以一藝自名。醇然粹然。莫測其際也。並世兩通儒。皆出武進。盛矣哉。余於莊先

生不及見。見李先生。故論其大旨于篇。

荆溪周君保緒傳

君諱濟。字保緒。一字介存。荆溪人。荆溪周氏。皆晉孝侯周處之裔也。君自祖父以上無達者。及君生而敏悟絕人。嘉慶十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廷對縱言天下事。字數逾格。以三甲歸班。銓選知縣。改就淮安府學教授。歲餘。淮安府知府王轂丁祭至學宮。禮畢。將就殿門外升輿。君力拒之。轂不懌去。君即日移病去。是秋淮安府山陽縣知縣王仲漢冒賑事發。王轂大辟。所屬吏及委員皆詿誤。惟君先幾得免。君少與同郡李君兆洛、張君琦、涇縣包君世臣、以經世學相切劘。兼習兵家言。習擊刺騎射。至是益交江淮豪士。互較所長。盡通其術。并詳訓練營陣之制。時海賊蔡牽出沒江浙。寶山知縣田口延君往商海防。因客寶山數載。癸酉春。田君丁母憂。而河南山東教匪叛。田君鉅野人。以母喪在家未葬。鄰曹縣賊境。身牽官累。弗克歸。日夜憂泣。君慨然請代行。約四川武舉任子田同往。七晝夜馳二千里。至鉅野。知田君家無恙。乃往來曹濟間。行視郡邑戰守

之術。途遇曹州賊數百人突至。君與任子田下車。各持一鎗。仆其前二人。創其黨數十人。衆悉遁去。山東鹽運使劉清剿賊。有名。與君語甚契。欲留君幕下。君以事平謝歸。作山東新樂府數十章。以代詩史。囘至吳門。則田君尙虧官帑四千餘兩。檄追甚急。君乃請以己屋十餘閒及田五十畝稟官代抵。事始釋。嘗過京口。丹徒令屠君倬患居民訟洲田莫得其實。久不決。君曰。明日可具數馬夫役爲君行視之。晨起至洲。先丈量一處。計其步數。乃令役前行凡若干步卽止。馬至止所。又令一役前行。自晨至日晡。縱橫環遶皆如之。凡八十餘里。環至署。令束取所記用開方法各乘除之。謂屠君曰。此特以測遠法用之方田耳。諸幕友如言覆核之。盡得其實。遂申報定案。其學有實用如是。自山左歸寓揚州。兩江總督大學士孫公聞其名。過揚州。邀見舟中。縱談兵事。曰。君將才也。承平無所試。可姑試諸兩淮私梟乎。君笑曰。諾。孫公令淮北各營伍及州縣聽君號令。時淮北梟徒千百爲羣。器械精銳。君則招諸豪士數十輩。兼募巡卒。教以擊刺。月餘。皆可用。偵獲其大隊於安東。屢敗禽之。淮北歛迹。然君遂謝事。曰。嗟務不

治其本而徒緝私。私不可勝緝也。淮南諸商爭延重君。遂措貲數萬金托君辦鹾淮北，君則以其貲購妖姬養家客劍士。過酒樓酣歌恒舞。君屐雜沓。閬塡小樂府。倚聲度曲。悲歌慷慨。醉持丈八矛揮霍如飛。滿堂風雨。醒則磨墨數斗。狂草淋漓。或放筆爲數丈山水。雲垂海立。見者毛髮豎。人皆莫測君何許人。嘗言願得十萬金。當置義倉義學贍諸族姻。並置書數萬卷。招東南士友之不得志者。分治經史。各盡所長。不令旅食干謁廢學。所志皆恢閎難就。一日翻然悔曰。吾數年一念所誤乃至此。盡散其貲。謝其黨。因自號止安。作五言詩自訟。訟其兵農雜進。負初心。遂去揚州。寓金陵之春水園。時道光八年也。年四十七。盡屏豪蕩技藝。復理故業。先成說文字系四卷。續原四卷。輯平日古今體詩二卷。詞二卷。雜文二卷。最後乃成晉略十冊。則以寓平生經世之學。借史事發揮之。退識涉慮。非徒考訂。筆力過人。深坐斗室。前此豪士過門。概謝不見。前後如兩人。然食貧日甚。遂復就淮安府學教授。適漕運總督周公天爵駐節淮安。亦好講武。相得懽甚。及權兩湖總督。强同往。許爲盡刊所著書。遂以七月三日卒武昌。

年五十有九。周制府使人歸其喪。葬於荆溪。君無子。嗣其兄弟子二人。皆不能讀書。晚年妾蘇氏有遺腹子云。

魏源曰。予晚晤君金陵淮安。冲夷如也。無復少壯時態。然以君所稟受。苟見諸用。庶幾周孝侯盧忠烈之風。即使中年專力學問。不耗於詭奇。所就亦不當止是。君沒次年。海氛訌熾。朝廷詔求奇才之士。欲如君者。海內不可復得。天之生材不易。生之而得盡其用。又十不一二。亦獨何哉。

古微堂外集卷四終